缪斯：独唱的悲剧——阿波罗之死（2024）

Hestia

前言

反理性主义浪潮，是我当下这个时代的病灶，回答虚无主义究竟如何而来，不如回答对它的冲破如何而来，今天我不得不怀着最为痛心的感情，来书写或直面这场死刑执行——阿波罗之死，它正是被你们逼死的——被恩培多克勒个人崇拜的雅典、被民智退化继而成为了多数人的暴政的民主、被主权大于人权的思想——于是它死了，因为它“教坏”了一国之黄金般的青年，它教会它们勇于思考，教会它们怀疑，让那些被深信与熟知了的事物变得陌生，让那些早已习得的主权与集体主义式生活变得不再正义，让我们对繁衍逐渐心生畏惧，质疑将新生带到这个奴隶制的土地上是否正义，这不是多愁善感者的胡言乱语，也不是嘲讽，而是自知无知继而引发的追问，事实上它们是真正的问题。

阿波罗之死让我看清了，至少是看清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即便是已历经几代、甚至数十代，可它们的民智，从未觉醒过。个人的无力——个人生命无常的无力、与社会意志的无力——共同成为了通往自上而下的深渊的道路。恩培多克勒选择了它们，并试图通过它们去拥抱虚无，以为那样便使自己的生命与政治理想得以永恒，这不过自以为是捷径实则逃避的懦夫行为，而阿波罗却试图超越它们，但它恐怕也并没有发现，不仅是个人生命的无常，还包括社会意志，都是本就自上而下的坠落，而人正是作为那道冲破它的光，继而永恒生存并繁衍的。

写给我的孩子们。

Hestia，上海梅陇

2025.3.11

登场角色

缪斯

第一幕（独幕）

第一部分

[舞台上一片漆黑，缪斯上台，灯光照在缪斯身上并跟随移动。]

缪斯：

作为我的，这个悲剧舞台上，唯一的歌者——同时也是唯一的角色，唯一的诗人——以及观众，站在我自身的舞台的中央，我是为我，亦即是为所有人，独唱着的。那不同的个体，也不同的样貌，这形形色色的世界啊……我本还想要说，这形形色色的自我，但请莫要忘了，这自我的本质：正是隔阂！这样一来，哪有什么形形色色的自我啊？！从来就只有“我”这一个角色，便顺理成章了！

缪斯：

我所站在这里，是站在了我的奥林匹斯山巅，它正是因我——作为唯一的角色及观众，有了这个样貌和名字——才有了这意义！这舞台啊！它是我的，悲剧舞台！那一切所构筑成了它的，不是物质，及其神圣化，而是人！

缪斯：

但人们总是不自觉地，将它们的物质神圣化，不朽化！又将它们自己世俗化，卑贱化！！它们似乎都忘记了：那并非不朽的一切物质，之所以会朽败——作为知识而非神圣者——是因为人的生死！！！它们总是——在人的生死中，在人的生存与繁衍中，在人的永恒中，在我的悲剧舞台上，显现出那身姿，然后又消失，毁灭然后又出现。而那所谓的“它们的自由”啊，却只是被牢牢束缚在——我的舞台上，被束缚在我的现象及判断中。关于世间的这箴言啊：不要把“真善美”外化！物质亦是如此，请务必将它牢记！

缪斯：

现在让我们说说，这舞台上唯一的角色吧！关于“缪斯”：事实上我不曾因此责怪过任何人，即便是，奥林匹斯山上的神明，也总是误解。然而缪斯，终究只是悲剧舞台上，那唯一的角色，而非所谓三人。三人曰众，缪斯亦即是大众！这样说来，三人便成了隐喻，曾经的，奥林匹斯山上的崇高者们，或许是看破了，这舞台上的把戏了吧！……如今它们坠下了！在阿波罗的革命浪潮中——它们坠下了！一同成为了我们，或是我们的故事。可这把戏，究竟深

埋地底，还是一同落入到人间去呢？！

缪斯：

……噢，瞧吧！最终还是欧里庇德斯精神胜利了！！是亚里士多德精神胜利了！！！当人类理性，冲破虚无的那一刻，重重迷雾，终于散尽……那虚无的犬牙们噢：

宗教（原旨）、神秘主义的信徒们；将虚无的“国家”之名，视为是超越了人的崇高主义者们；那些自称是人民的仆从或卫士，然而却在心底里深深鄙视，自由的人民与自由地生活，它们远离着人民的苦难，把按照命令“呼吸”，视作是一种无上的荣誉，它们赞颂它，以它为它们的正义与标准，并试图将这绳索，也套在它们声称要保卫的人民身上；当然还有那些道德主义者们，那些试图消灭法律，也痛恨自由与繁荣，以道德的透镜看经济，总对奴役与贫穷，怀着永不磨灭的极大兴趣……

于人的理想之前的，我们（共同）置身于，我们的悲剧之中！所有人都是，这（共同的）（我的）悲剧舞台的主角：是我们各自的，“头顶的星空”与“道德的审视”所构筑成的，那“自我的悲剧舞台”上的主角。进入到了，这个主角，正是彼此共同的认同！而此刻，于这个舞台上，虚无的犬牙们啊，终于烟消云散，不见了踪影！噢！它们在本质上，就不当作属，这个悲剧舞台上的！不是被驱逐出了这个角色，而是逃之夭夭！那些曾经的崇高者们啊，上帝与宙斯之徒，如今则是成为了，这个舞台上的，我的神话故事！

缪斯：

曾经的俄耳浦斯啊，我吟唱了最忧愁的旋律，可当下噢，我却唱不出那种滋味了，所谓生命呐，就像是一瞬间的烟火，从照亮黑夜，到烟消云散。作为那个名为俄耳浦斯的我，如今已然离去了，仅仅成为了此刻我（们）的历史或是故事。在它退场之时，名为狄奥尼索斯的我，批判了它遗留下的悲观主义，并试图超越了它的悲剧！现在，依旧是作为狄奥尼索斯的我要重申：音乐可从来不是，一次激情的模仿，音乐的主要目的，是唤醒——这令我想起了“瓦格纳”——你可以说，是唤醒作为审美的理性；或者亦可以非严格地说：是唤醒，人之为人的自由主义意志，而严格地说应当是“自我”的。它是冲破黑暗、破除虚无的一声呐喊！而在戏剧中，你甚至可以将序曲视作是：角色，正在被唤醒的过程。那个曾经的，名为俄耳浦斯的我，于最后一刻，在激情而非理性中沉沦，悲观主义成了它的宿命！

缪斯：

啊......你难道正质疑，我是得了什么神经症疾病吗，作为观众的缪斯？！但在舞台上，我

深深地知道：我再正常不过了！如果说，当下所有人（的自我），都是“我”此刻的轮回！那么无疑，救助他人是一种自救，而害人性命就是一种自杀。佛陀所说的“个人来世”，使人们恐惧、焦虑、受困于，对自己死后，自己又将重新面对的，甚至更加苦难的人生，可我想说的却是，与其着眼于那纵向式的、虚无的来世，不如着眼于横向式的、当下的“自我”——每一个活生生的当下，它们的此刻的自我，都是我当下的轮回，彻底地讲：所有人，无论是当下还是未来，它们所有人的自我，都是我的轮回，因而不用等什么来世，就是当下，我正在遭受着更加痛苦严厉的灾难，不用时刻担忧自己下辈子，是否会在炮火中妻离子散、无家可归，如今你已正在承受！

作为悲剧舞台上的唯一的角色，我不禁发问，究竟谁，才是真正的神经症患者呢：当那个我噢，将冰冷的匕首插进了，这个我的身体里，并宣泄着无穷的愤恨……我正同时宣泄着这恨意，又投身于这绝望之中。自我，作为隔阂本质，这似乎显得理所应当，但作为悲剧舞台上的，唯一的角色，我又是极其荒谬的！愤恨与绝望，或者说：是人类彼此间的一切冲突——谩骂、敌视、民族种族意志、肤色主义、地域化、宗教主义、性别主义、特权与父权主义等——此刻，正在这个永恒的舞台上上演着，或许它们此刻正被，用以作为对他人认同的方式，正渴望将“同理心”，乃至爱都建于其上，但如今我们已然明了，真正的方式，是直面这个悲剧舞台，是看见作为这个舞台上的“我”——这唯一的角色。我或许永远：既是暴君，同时亦是受苦的人！而这，便是我——这唯一的角色——的内在冲突，或者说这就是“自我”的内在冲突，他的隔阂本质，而同时又是一个“共同体”——不是人的，而是自我的。作为个体，它们是完全“各自”的，而作为本来隔阂的自我——我又是唯一的！

缪斯：

我所渴望看到的，乃是不同的颜色，是多姿多彩的、不同需求的个体，是人的差异性，以及自我的隔阂性，是一种自由的意志；但同时亦及能看到，自我的“共同体”——以缪斯之名——的独唱！每个人、每个自我都是独立的，是差异性的，这毋庸置疑，但同时每个自我也都是缪斯！！他们虽然不同，但都是“我”啊！！！我们之所以能够将心比心，也并非成为一种虚妄，正是基于这场永恒的独唱。

缪斯：

这独唱的舞台啊，这悲剧的失乐园！我们始终孤寂，又始终欢腾！这舞台上只有我，而这花花世界也只是，我光照下的魅影，一切都是自导自演、自娱自乐而已。那些我们所为之努力拼搏的，真正带给我们，也只是自我感动。啊！在我——这唯一的角色——继而我的舞台中，一幕幕丰沛又夺目的焰火，在人间喜剧中，在这自我感动中，奔向了高潮，最终又总在——

人间悲剧中落幕。悲剧！是啊，正是悲剧！死亡是人类必然的，永恒宿命！真切且沉重，沉重到永远无法回答……这个满是孤寂，与萧肃的人间舞台，这个绝对的，自我的悲剧舞台，在其中：一切美好、光明、自由的都终将被毁灭，所有喜剧亦终落幕，在随着“自我”的永恒中，真正始终上演着的，怕不是自我感动的把戏，竟是一场场，永恒的必然悲剧的轮回——不可停歇！然而……人类还有另一个宿命：那就是：在这个宿命的，凋零的，撕碎的，毁灭的，坠落的，自我的悲剧舞台上——唱响的宿命！

缪斯：

人是在它的死亡的宿命中，生存的！！！是在其人生之中，更是在他的悲剧舞台中，同时亦：及其理性对它的悲剧的终结：它是时刻正与它的悲剧对抗的方式——通过它的理性——活在他的悲剧舞台之中的。它不得不去觅食，否则就会死亡，它不得不去抗争，否则就被奴役……人是在它的“头顶星空”与“道德审视”所构成的他的悲剧舞台上，通过诗歌或者音乐，唤醒了它的理性冲动，并在其所冲出的生路中——生存着的。

缪斯：

生存！是啊，生存！我在这黑暗中，呐喊！生存！是啊，生存！我在这虚无中，吟唱！这身下的舞台，是因我而成就，这周身的光辉啊，也因我而照亮。一次次，我学会行走，一次次，我练习着死亡……在这里，在那里，我重复着，并在这种重复中不息。生存可从来不是一个状态，而是意志！它变成一个行为：去觅食，去战斗，不是宣泄！啊！就让我（们）放声歌唱吧！让我（们）的感官，终于显现出的，那光辉之下的斑斓世界，亦即是在这悲剧的舞台上——生机焕发！

缪斯：

因我而照亮的这周身的光辉啊，瞧啊这活生生的舞台，因着我生命的流淌，万物萌动，一切都不是静止的，因着我的生命，一切都终将落幕，也因着我的生命。这悲剧的舞台噢……怎么？你把它仅仅当作是一场剧院演出？不！它是现实，它是人生，因着我的生命继而是活生生的，所以悲剧啊，并不是来源于剧场舞台，而是来源于人的生活，人们所正在经历着的，无疑是正在死亡，以及总要死亡，是那一切美好的此刻正在被撕碎，以及所有希望终将破灭，于是坐在台下，它们说出：噢，这是悲剧！

缪斯：

因着是“我”的永恒啊，终于春去冬来，这舞台也不曾破败；因着是“我”的永恒啊，噢在这舞台之上，我的歌唱也不会休止。人的生存，虽说依赖于人的繁衍，但它更是一场与黑暗的战斗，正如自由势必要与那虚无抗争。悲剧，以及那毅然歌唱的意志；黑暗，以及那冲破

它的意志；虚无，以及那挣脱、对抗它的意志！人要为它时刻身处“其悲剧的世界”里生存寻找意义——它不能活得不明不白，不能就死得像个蝼蚁！它要赞颂狄奥尼索斯，批判西勒尼，后者尖声嘲笑因一味探究最美好之物而丢失对它的获取，狄奥尼索斯则批判道：一切所谓的切实地获取，都是理解！人要用理性主义的视角，去看它的生存（黑暗与那冲破它的意志），再去看它的死亡，用理性主义的视角，去切实地获取（理解）了它的“美好”（虚无与那挣脱它的意志），再在这终将“撕碎”中全力挣扎。俄耳浦斯们会说：全是徒劳！而作为狄奥尼索斯的我却说——不！一切被称作是有意义的，正是在你们所谓的徒劳中，以全副精神挣扎出来的！

缪斯：

自由并不是，在自己有限的生命中为所欲为！生存是挣脱虚无、挣脱束缚的意志，是在这宿命的舞台上歌唱的意志！我要歌唱“我”的生存，我要为“我”的生存歌唱！唱那自由与繁荣，唱那平等与民主！曾几何时，那所谓的“人人平等”的愿景[1]，实际上却造就了，行政权力者的强权或极权政治，公有制实质上是分配者的私有制，权力之外的人民无疑成为了被奴役与贫穷的受苦者，作为民主的基础的，以自由处置私有财产的竞争与投票体制，也遭致毁灭。民主偏向女性，它不是崇尚武力与侵略的“一言堂暴君”，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懦弱，它的自我捍卫与坚忍不拔的决心将让任何敢于挑战它的敌人付出惨痛代价！

自由总是被误解！使它于是总是要同“无界限”与“放纵”对抗！自由是有界限的，它也并非放纵。于是反放纵或反放任的学说所针对的便不是自由！事实上，无论是放纵还是反放纵都忽略甚至无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某种自觉性，不是无私利他的自觉性——人类没有这种自觉性——而是“基于个人自由的社会”的自觉性。

人们总是热衷于，“用通向天堂的美好愿望来铺设一个国家通向地狱之路”[2]，归根结底，我们非是把音乐视作为一种（对理性的）唤醒，而是反理性主义的歇斯底里，是对任何一个美好期许的，乌合之众式的无限热情。啊！我们歌唱！这音乐，要从那激情与崇高之处坠下，回到它原来的模样——结构、张力和平衡；啊！我们歌唱！这音乐，那序曲中分明写着自由主义的经济学，离开经济事务中的自由，便不会有人在其社会中的，个人及政治自由；啊！我们歌唱！这音乐，请不要对束缚人的本能的事物唱响了文明的赞歌，奴役或束缚噢，并不是人类进步的象征，使个体从束缚它日常活动的习俗和成规中解放出来，建立起一个自由继而的法制下的社会，才应当是人类文明社会发展的方向。音乐所要歌唱的乃是，每一个因自

[1] 指公有制中央计划经济。
[2] 荷尔德林。

由或生存继而生活在“我”的自由的土地上，音乐所要歌唱的乃是，通过人的生存与繁衍，并试图唤醒了其作为审美的理性，冲破黑暗、破除虚无，以萌发了人或确切地说是其“自我”的自由与生存的意志的方式！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以萌发了“自我”的意志的方式！一句话：音乐所要唤醒的，其实是我。

缪斯：

噢！人，继而立足于它的舞台上！它就是光明，才使一切得以存在！这舞台上的一切，这世间的一切，并不是本来便有，本来便有就是来自虚无，它们的源头啊，正是人！这光明啊，这自由，与其说是照亮，毋宁说是在它的光芒之中，只有（如此的）边界性的自由——这自由的感性与理性的统一啊，作为自由的同一性，这自由的纯粹理性啊，则作为自由的差异性，以它们为两个来源——才能导致（如此的）一切真实与艺术！作为赫斯提亚的我，艺术的意义，比以往任何时候的都大，无论是自然科学理论，或是法律都归在艺术。伴随来自人性的（独立的）自然真实，伴随来自感官的自然现象，自然科学理论的塑造，则是理性的结果，而往往与它相对立的，是一种宗教式的浇筑，信奉所需要的并不是理性，而是对它的抑制，在那崇高的衣裙之下，掩藏着的往往是随时会被倾覆的身躯。法律的订立，则由自由的人民的共同生活，所确立的自由的社会秩序为依据，法律所要维护的，无疑是社会中的个人的权益，这权益的前提是（个人）自由，法律的这一意志不是出自权力者，而是出自自由本身，也就是说：法律，只是自由要在其社会生活中获得维护所订立的方式。这样说来，秩序总是手段，而自由则贯彻始终！法律要始终作为人民的法律，要作为自由的法律，否则公民在法治之下获得自由就是一句空话，法律一旦作为权力者的法律，法治就不是自由（在其社会生活中）的保障，它所限制的，不会是行政者的权力，它必定使自由的人民奴役。

缪斯：

噢，人啊！活生生的人啊！它的理智哟，一个蕴含着一切“在场”，一个则萌发着“人的生活”！人性照见，共定真实，理性照作，现的是自我。当你在死亡门前徘徊——谁不是呢，谁又不是时刻如此的呢——我在你那里，是在被驱逐的你之中见到了我。噢！这唯一的自我，噢！我缪斯，本质是隔阂，是差异的，是驱逐，可是自始至终都是我这唯一的自我，唯一缪斯，站在这本来虚无的舞台上，隔阂就是我的本质，我放声歌唱，因着人的繁衍，我，永恒着、共同着，以我的真实与艺术的方式——还有我的现象——冲破着虚无。

缪斯：

在艺术的范围内，我必须推崇理性主义！对自由主义事业危害最大的，莫过于那些基于经验主义的放任自流，所以对于经济学，我是反对经验主义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必须在理性主义

的基调下，于是政府不是参与干预市场干预价格、不是市场经济的父权主义，如此的自由的市场经济也不是那所谓的经验主义的放任自流。在理性主义环境下，或者说基于经济学的逻辑——经济学逻辑并非桎梏，而是纹理——没有政府干预的位置，自由主义经济学与放纵失控并无关系，理性也是一种掌控。就像是一条条轨道，蜿蜒曲折但秩序井然，这是它自身存在的纹路，或者说是在人的体系中的形式。

缪斯：

当然对理性主义的最大的误解，莫过于认为它是混乱的制造机。不！混乱的真正的母亲，是激情——理性是秩序的——当各种分歧集合在一起的时候，如何处理它们，才决定了最终的出路。究竟是情绪化激情化，还是冷静下来组织辩论。自由的声音，从来都不会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它们：是简单粗暴的情绪化，还是清醒地辩论。前者制造了更加混乱的趋势，而后者则将趋于秩序。类似的错误还发生在看待孩子的教育上，对孩子的教育，本质上就是奴役式的？！或许古希腊的教育者们一开始就误解了这个问题。无疑对孩子的生而为人的认同、以及爱，才是它们得以在社会中、以及在家庭中生存下去的基础，是针对它们的人道主义的基础，因此社会与家庭对孩子的教育，不是一种驯兽技巧，不应是一种奴役式的教育，而是（首先）基于一种对人的肯定（社会中），以及爱（家庭中）。因此，社会中对孩童的教育，往往与驯兽不同，却缺少一种具特殊性的爱，具有奴役式，而家庭中对孩童的教育，则还与奴役不同，是兼具肯定与爱的。因此社会中对孩子的教育往往呈现出一种虚无主义的超越性。但是此刻，当我们在芸芸众生，也在超越家庭的血缘束缚，看见了人人中的那个自我，看见了人人中的“缪斯”，它的悲剧舞台上的那个唯一的角色，当特殊性的偏爱，变成了自爱，当社会中“你我他”的驱逐性或隔阂，变成了对这唯一“自我”的直面或觉醒，那么无论是社会还是家庭中，在消除这一界限后，对孩子的教育，就不可能伴有虚无主义的超越性传统，而是在一种自爱的生存环境中发生的。不是说教育者要把被教育者当作家庭中的一员，这显然是反人类的，而是说在缪斯的歌声中，教育者与被教育者，各自完成了它们的自我教育。

缪斯：

现在，让那高亢的歌声响起吧，毋宁是说：我的作为审美的理性，此刻正华丽地升起！作曲的时刻已然来临，不同音高被掌握在我的笔尖上，最后落在纸上。噢，人永远都是站在自身的视角，去创造了它的生存世界的，而自身的视角中的，那些共同重叠的、达成了一致的、普遍的内容，则作为了它的“合法性”，在这些合法性之中，只有一部分是我所要保留的，那就是伴随着，作为审美的理性而存在的那部分，而必要加以排斥或驱逐的，则是那些因理

性不起或是轻信引发的部分。那些所要保留的部分中，特别还包括科学理论，它作为一种纯粹理性的艺术——这表明它自身并不是经验的，而是它最终需要与现象的达成一种“约定”——或许是最为精彩的部分。至于乌合之众的那部分，虽然在人们那里，因合法性而享有“群体即正义”的心理暗示，但只要随着理性的升起，那些所谓的正义之名就会沦为虚无，所有人终将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什么是正义？是公诉方眼中？是辩方眼中的？还是裁判官眼中的？是强权者眼中的？还是多数人眼中的？是崇高者眼中的？还是暴政者眼中的？......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正义，有的只是，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你称之为正义，那么我所坚信的，便是这样的正义！

缪斯：

当作为审美的理性升起，随着所有名为“你我他”分别的驱逐，我缪斯，作为我的悲剧舞台上的唯一的角色，在自我的本质隔阂中，我是一个男人，也是一个女人，是一个白种人，也是一个黑肤色的人。当理性主义灰身灭智，声称这样的男权主义，又声称那样的女权主义，我们知道后者的提出是为了对抗前者，一个没有男权的人类社会，自然也没有女权存在的土壤，就像是侵略与卫国一样，普罗米修斯的自由的理想国，也宣扬消除侵略的同时，消除卫国。作为一个男人，同时也作为一个女人，作为一名父亲，同时更是作为一名女儿，倘若反理性主义使我就把人联想为男人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人与生理性无关，那么在我看来完全作为性别或生理性的女人，就从来不是一个生理问题，而是社会问题。当男权主义者将女人从人的位置驱逐出去，成为他者的时候，就像是种族主义者驱逐异类的那样，或许真正成为问题的，并不是女性，也不是异类，而是这种反理性的驱逐意识。在人们为这类事务驱逐彼此的同时，作为我的悲剧舞台上的唯一的角色的我，缪斯，不曾停止歌唱。因为只要这歌声依旧，只要理性仍不坠落，只要这幕布不降下，所有隔阂与放逐噢，终究只有我缪斯！人间生活，并非基于所谓，团结友谊的共在——自我是隔阂的，彼此是驱逐的——而是基于在它的悲剧舞台上，独唱的缪斯！我的独唱，不是最终的终点——而是一个入口！在我的歌声中，在这理性主义的基调下，本质隔阂与驱逐，在破除了一切反理性驱逐意识，破除了男权女权主义，破除了民族主义，破除了虚无主义之后，平等、博爱（自爱）的自由生活才是可能的。

缪斯：

所以我从来不是反自我，反隔阂与反缪斯是一码事，真正关键之处，还是在理性的升起。理性所关照的，当然是自我，亦是这隔阂本质及唯一。我当然是这男人，是这女人，是这白人，是这黑肤色的人，理性不使其坠下，让自由的人们，在它们自由的土地上自由地生活，让这

本质隔阂的自我，站在我的悲剧舞台上唱响不息的赞歌。理性不能坠下，并不是简单的“创造”就能抵达其本质，理智所造就的“边界”，一切真实、与其他秩序——这其他秩序中无论是我们借上帝之名所构造的、借崇高者之名所构造的、借圣人之名所构造的、或以理性主义之名所构造的——于我们的生存之中，由理智所构造的那一切秩序，又反过来对理智——对人性与理性，或者说对感性与理性的统一、及纯粹理性——施以了诠释。而余下的“无限”的虚伪与混沌，则反过来对理智的湮灭施加了诠释。理智冲破黑暗的方式，正是构建一切秩序，而这恰恰肇始于理智本身的界限。

缪斯：

为了不使人为父母使自己生而为人感到怨恨，为了不使这种怨恨成为我们人类的传统，为了不使终有一日成为父母的它们也为自己孩子的降生感到愧疚，不使人生就只剩下困守在因自身安贫守命的命运之中，而要企图汲取生命所有的精髓，使自己活得深刻，并认识到这种精髓就是其生命的原貌，我们要努力认识自己，并践行自己，就需要不断地与其说是创造，毋宁说是贯彻。理性的发生，事实上并不是因为要去创造什么，而是我们对自身生而为人的贯彻。正是因为我们生而为人，并践行着自身，我们便不该怨恨父母，也不该为繁衍而愧疚，我们不会受困于画地为牢的命运之中，而始终活在由自身理智所掌控或创造的，这二重宿命的悲剧舞台上，并将它传承下去，让我们的孩子也在它们那宿命的舞台上，用它们自己的歌声，歌唱出自己的生路。

缪斯：

理性所不能掌握的，或是不能创造的，是超越了理性的，以及非理性的。自由本身无疑是超越理性的，它不是由理性参与的，而对那些非理性的而言，是仅凭肤浅的热情以及反智的道德主义，除了情绪的传染与宣泄外，根本毫无意义。它们只是素未谋面仅仅一时冲动就决定要成为谁的信徒，于是在这样的肯定下，去寻找一切有利的所谓证据，来证明它的崇拜不是非理性的一时冲动，然而这些所谓的证据，在理性主义者那里，恰恰成为了它们反智的证据。换言之，一个人的非理性主义，往往是通过它对此的理性辩护，而被理性主义者们诟病的。往往不是因为辩护技巧有多么拙劣，而是在根本的逻辑问题上很容易被击溃。特别是在民族主义者那里，以悠久的文明试图证明自身民族的优越性，那么难道苏美尔文明不更加悠久吗？它们总是以为比它们所知道的都悠久便是最悠久的了，这不应当归咎为自信的美德，而是自以为是！又比如在经济问题上，道德主义总是渴求在经济学的顶端占有一席之地，然而那里不仅没有它的位置，经济学的其他场地也都没有它的位置。用道德的透镜看经济，所抵达的结果永远都是，一同贫穷。更有钱，哪怕多一分钱，都将是不道德的。

缪斯：

经济学所应当贯彻的，是其自身逻辑，作为人们据其理性作为来源所创作出的，它自身的生存与繁荣的方式，这一方式是经济学也是其逻辑。人们常说，物质的稀缺与人的无限需求之间的矛盾，导致了经济学，然而或许，它们只是人的生存与繁荣的方式罢了。诸如那生死，我们自身并无法真正把握，那么按照浮士德所说的，就应当被抛弃，于是我们抛弃生死，而只能够单纯地去思考它们，真正地把握它们只是妄想，我想说的是，物质的稀缺与人的需求却决然不是如生死那样无法把握，我们把握，并使它们作为方式，以使我们切实地生存、切实地繁荣，或许正是我们能够把握，因而物质的稀缺对于我们而言才是切实的。这种切实并不是说物质就是外在的，相反而是说，它作为我们的稀缺性心理是切实的，我们所能够把握的，必然是我们自身体系之中的，而非外在虚无，而生死只有在作为人的生死，亦即是说，作为人的理性中的，正在被沉思的对象，才是可以被理性所把握的。经济学的基本逻辑，即是人们各自生存与繁荣的逻辑，作为切实的目的的切实的途径，正如货币的获取是需要成本的，劳动力的获取是需要成本的，需求的满足是需要成本的，需求的成本正是利润。作为普罗米修斯，我说对利润深恶痛绝的道德主义者们，首先要对需求深恶痛绝，需求者不允许企业获取利润，这是反智的。利润是否过剩，究竟是谁，真正有资格说的算呢？不是干预者，而是完全自由的市场本身。商品价格是由自由的市场所决定的，不是监管者也不是企业，利润的多寡根本不涉及道德问题，如果涉及，那就说明市场还不够自由，而不是过于自由，真正的非干预的自由市场是不存在那些所谓的道德问题的，而只是纯粹的逻辑问题。在经济学的逻辑中运作不存在放任之说，逻辑本身就是边界。

缪斯：

我们把这一逻辑推广开来，就是诸如边际诉求需要额外的成本，这里的成本可能是非标，例如额外的绩效需要用一定的非标准作业作为成本来换取，又诸如正义的获取需要一定的成本，这或许是道德主义者们最不堪接受的事实，它们所谓的正义从来只是它们需求的商品，事实就是：并无正义，有的只是，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在经济学上，则还要再加上一条准则：一切需求都伴随成本。更为一般的情况是，在最为自然的状态下，所有目的性的达成都需要成本。在自然状态下，人想要活下去就得吃饭，就需要成本，即便是讨得一碗饭也要付出行走、汗水、唇舌和时间，所以人活下去也是需要成本的。大多数所面对的情况是，在需求之间进行抉择：即是认清它们各自的成本，并进行选择，首先是自己能够承担的，其次是成本相较于需求是最低的。这一切必须是在法律的范围内进行，即需求及其成本都是合法的；而是否道德（符合道德判断）则是理性辩论的问题，它们是自由、平等、相互尊重的，

是在其各自理性自洽的土壤中破土而出的，而不是完全相同、唯一标准、反个性反人道的道德主义。

缪斯：

我所再三强调的是，在经济学那里，作为组成商品价格的这两个部分：利润是需要成本的。经济事务是经济事务，与道德无关，就像你可以看不惯纹身的人，这是你的自由，但不能因此便断定它必定人品不端，这是偏见，是思想上的桎梏，将经济问题道德化同样如此，事实上经济问题并不涉及道德，而只涉及法律，你该考虑的不是你个人的道德观，而是社会的法律观，你更应当明确的是，对于消费者而言，它的一切需求都是需要企业利润作为成本的，而对于企业而言，利润则是需要生产成本的。换言之，消费者在追求“个人需求”得到满足的同时，必须肯定“企业从中获得利润”的付出，而企业在追求“其自身利润”的同时，必须肯定“生产成本”的投入。消费者只希望使自己需求得到充分满足，而不接受企业从中获利，这是耍流氓！对于企业，利润是作为了它自身的最大甚至是唯一的需求，而生产成本则成为相应的成本，无论是消费者还是企业，它们的需求所对应的成本，都是他人生存与繁荣的养料，消费者的成本惠及企业，企业的成本，惠及劳动者和其他相关企业，最终所有的需求和成本，都将惠及人，是活生生的人，是它们（彼此共同）的生存与繁荣。当然，消费者与企业双方获利的多少，通过和平协商解决，消费者希望其成本越低越好，而企业则追求利润最大，这看似是一场单一的价格博弈，实际上背后却是民主的价格投票作为了依靠。

缪斯：

人生中的所有事务都是如此吧！我们总是在奋力挣扎中苟延残喘，又总是在自我感动中成就着自己的人生！看呐，那一桩桩一幕幕，我们所追求的利益，使自我获得了快乐的事情，在旁人看来我们正在掠夺资本，但事实上，我们是在创造它们，资本并不是身体里的肾结石，是创造出来而不是零和的，但更为重要的是，它们不是我们或将拥有的财富，不是一行行虚线，而是我们为正生存的、要追求的、欲奋斗的，所要付出的成本。我们与其说整日徒劳地幻想着，自己将拥有一切，不如耐心思考一下，我们能够舍弃什么，能够花费什么，是用具体什么（我们已有的）来作为自身哪些需求的成本。

缪斯：

不仅是经济学，事实上是所有被那个名为赫斯提亚的我，规范为艺术范畴中的内容，都是理性主义的，虽然数学有着极其重要的逻辑地位，然而也是有限的能力，并不能完全作为理性主义的唯一语言，不仅是经济学，对于大部分艺术所涵盖的，数学语言的覆盖能力都是有限的。阿波罗哲学所侧重的人性及真实，自然要树立起感性经验的态度，但在之后的艺术层面，

感性经验则突然退出舞台。理性，包括数学逻辑的建构——单单数学，不足以将艺术的建构完全性覆盖——作为建构艺术的唯一来源。因此，这一看似转变并非是推翻，或者被说成是改观，而是在对艺术层面的拓展及补充。就像是荷尔德林在听闻了恩培多克勒之死的传说后，创作了《恩培多克勒之死》那样自然。从人性到理性，从真实延伸到艺术，每个人都是在历经如此过程中完成了它们的成熟，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它们各自的人生。理性，不应当再被视作为是一种工具，即便它总能创作一切，但终究不是助人为乐地帮助它的持有者，而是它正是人的一个部分，并时刻关照着自我，它总是先作为来源，继而必然使人得以获得了一切。在整个艺术层面，理性主义是唯一的道路，在真实层面，或者说在场，又或者说是关于人性的种种，我们知道它们总是同一继而是普遍的，但这种情况一旦拓展到了艺术上，便向差异性发展了，普遍性难以维持，经济价值也驳斥了价值“数量”论，而成为不同需求的重要性的比较。

缪斯：

咳！多么神奇啊！理性与自我与不同的需求，它们总是紧紧联系在一起，即便货币也是因人们经济生活的需求而产生的，不论货币的起源是基于国家税收的需求，还是作为经济活动的中间商品的需求，使交易变得更加方便，成本也更为低廉，总之是人们的需求造就了货币的诞生，这是毋庸置疑的。那些我们在理性范围内，所厌恶的事物，是我们塑造了它们，使我们不快，使我们恐惧，使我们坚信它们的魔法，然后称它作魔鬼。但这并不意味着理性范围内的一切，都是心理学问题，哦不，当然不是了，至少在经济学领域绝非如是：心理学过去没有，将来也不可能衡量欲望！[3]一种彻底的心理主义不能完全诠释“人的行为”，但欲望也并非等于人类全部，这是两个极端，自由市场上的一切，只有带到人的生活中去，去生存去享受快乐，才是有意义的，事实上人类的生存乃至生活，才是经济学一以贯之的源头与目标，欲望本身从来不是真正的核心。所谓货币啊，其首要的意义便是，它总可以转变为一切商品，无论所依靠的是爱与投机的普遍肯定，亦或是法律的强制规定。

缪斯：

那些将物质放到了核心位置上的人，犯了相类似的错误。它们和崇高主义者一样，只是将“神圣者”换成了“物质”，也和那些历史主义者一样，将“神圣者”换成了“历史”……这一幕幕何其相似啊，只是不停地重复着，然后又叫另一个人宣布新的上帝死了，人们再一次震惊之余，又再一次将历史安在了神圣者的位置上，并称之为全人类的进步，这是可笑的啊！

[3] 引自米瑟斯《货币和信用理论》，樊林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现在人的时代已经到来，随着名为阿波罗的我的呐喊，不是使人成为超越人的崇高者，而是成为人，不是将人安在神圣者的位置上，而是回到人的位置上，这里才是人真正的归宿。将那些物质主义者从缪斯这里驱逐出去吧，噢不，是它们自己背叛了、放逐了自身。我当然知道，是首先就知道的：酿造人的不是人的“世界”，不是人的“物质”，而是人！那些我们所认定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了解到的，所谓关于物质的真相、变化、机制与原理，关于物质的一切，包括人体的物质构造、大脑的构造与运作原理、视神经结构与原理等等，只不过是人的现象，与理性的产物，是现象和知识罢了！而那些被我们称之为知识的对象，亦不过是继人的现象之后，或者是继人的现象与意义的联结（构成约定系统）之后，构成的统计学关系，以及“黑天鹅”（的排除）。我们要让物质回到人的现象位置上去，让人回到人的位置上，才可能破除一切神圣者，尤其是要破除，因物质神圣或超越性而最终导致的，反人道主义！

缪斯：

或许它们根本就不关心什么人道主义！或者它一开始就对人的生存与尊严满不在乎！它说的平等是指所有人都同等贫穷，或者同等一无所有，它说的自由是指所有人都共同奴役，或者都将一文不值！人不再是有血有肉，不再是仰望星空、审视道德的，不再是这个舞台上的，唯一的主人，而是与猪狗无异，与尘埃无异的东西！它们看人，不再满怀深情，而是冷冷旁观，就像是看待一张桌子、一堵墙一样，它们是如此所谓客观地将物质神圣化——你以为这便是将人神圣化，哦不：相反——其实是如此决绝地将人卑贱化，它们的眼中不再有人的悲剧：不是超越了它，而是无视了它，通过自欺欺人的方式。

缪斯：

哦！我们该如何自处？！歇斯底里地用一堵堵围墙，砌成我们的家园里，困守度日如年！这让我想起了养老院里床榻上的情景，这一幕正不停地上演，我们以为这便是人生的全部，哦不，我无法忍受，无法忍受这一堵堵高墙的蔑视，这一串串枯叶的嘲讽，这不是我们的家，这当然不是！我们的此刻生命，我们的此刻生存，正是当下！我们不是困守在那围墙之中的尘埃啊，而是我们应着我们的生存，是我们的此刻生存，我们建造了这高墙阔院，满足了我们的安居乐业。

缪斯：

所以那一堵堵高墙啊，那一块块砖石，越是将它说得神圣（超越），它们越是自卑。自卑的民族，它们要么竭尽所能抬高自己，超越其他，或是以“祖宗”之说辞或是以“历史”之名义，要么一味去贬低其他民族，使自己超越。一个民族，需要依靠某种“神圣性”或“超越

性”而非是始终围绕着人民与“世俗”才能实现其伟大，需要依靠“物质”而非是“人”才能实现其高尚，这是令我倍觉难安的……快来把这高墙推倒吧！快令这瘟疫退散！不要将我安置在这困兽的牢笼里，那儿根本不是我的归宿，我不是这世界中的走兽，不是被困在神圣者眼中的物，我的舞台是这里，就在这里，这悲剧的舞台，这必然死亡的道路，一幕又一幕，直至被火焰吞噬、熊熊燃烧，新生的太阳啊，起了又落，落了又起，自我重复着、轮回着，我不曾称此为苦难，它是悲剧，苦难的并不是悲剧，而是行尸走肉！这舞台上没有困住我的城墙——我也并不是被困在它上边的沙砾或尘埃——而只有我努力使自己生存的地方，这砖石，这常青藤，这清澈的流水，以及与那些自由的人民（另一些我）作伴，我们共同堵住了堤坝的决口，我们在附近圈养牲畜，我们有欲望，也为此预备好了相应的成本，我们需求货币，无论是为了交税，还是为了自身交易的便利，并将为此付出成本，我们向银行借贷，货币的供应事实上，是取决于我们对银行贷款的需求，是取决于我们对市场的预测，风险评估与认知，而不是取决于向银行注入流动性，商业周期所反映的，不过就是人们对市场的共同向好预测，而对风险的管窥，银行盲目放贷及企业过度投资的一次次重复。

缪斯：

苦难啊，我们要竭力摆脱它！悲剧啊，我们终其一生去超越它！而最大的苦难，难道不是这样一种“无知”，这种无知之所以不能通向成熟，是因它在作为无知时总是无法被发觉，当我们猛然意识到，所谓的下辈子或许恰恰会变成了敌国人民的时候，我们停止了宣泄式的咒骂，也停止了激昂的情绪，逐渐地学会了去理解那些无辜者，并让真正作恶之人为自己行为负责，但这还并不是全部，真正的全部是，我此刻的真正的轮回，正是所有这些，此刻正活生生的人们，那些被自己歧视的其他国籍、其他语言、其他肤色、其他性别的人们，都是你的此刻的轮回，而不是什么那虚无缥缈，又值得怀疑的“下世”。我们真正或唯一需要关注的是，此刻活生生的“我”，于是像我这样的轮回主义者：便会看到此刻的诸“我”，它们是那一切，亦是这唯一。它们不是虚无缥缈的，也不是值得怀疑的，而都是活生生的，是当下生存着的！这悲剧舞台上，唯一的我噢，于是才有了种族主义与国家主义，当然还有了宗教主义，将我这自始至终，唯一的缪斯，异化为了无数的他者，也让这自我的世界与历史，异化为了所谓外在之物与神圣之物。那些精通此道者，在将人异化为他者时，亦是将自身异化为了他者，所有人都将成为他者，而不再有缪斯。因而我们要看到的是，在人人中看到每一个自我，在一切自我中看到唯一的我，而余下的不过只是如身高、体重一般，肤色如此，国籍亦是如此。

缪斯：

然而时下，一股反智潮流已然兴风作浪，受害者成了罪有应得者，犯罪者成了道德甚至民族英雄，如此也证实了民族主义的狭隘性与虚无性。难道反智主义竟成了今天道德的来源，它誓要与理性与法律不共戴天？！噢不！那才不是道德，而是以道德之名，施反理性、反法律与反秩序之实的暴徒精神，那是狂女的歇斯底里，而所谓人的生存，不过就成了基于物质与历史神圣化冲动之下的客体牢笼，所谓是非与对错，不过就成了寄于情绪之下的修辞技巧，于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或者说在费尔巴哈的唯有物质才是真实的，以及在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的时代下，人从来不是这个世界的主人，这个世界也从来不是人的世界，人是后来者，是卑贱者，是在对物的研究与崇拜中不值一提的，是可有可无的，甚至最终是必须被剔除的——要么对人，要么对事——并把人的生存的全部因素，与它们的情绪的、差异化的混为一谈，从而彻底无视了人类理性达成一致的可能，以及人类智慧的同一性，以至于当哥本哈根学派的物理学们发现，人的观测会扰动物理量，它们大吃一惊。[4] 在此之前，人从未真正参与它们眼中的那个物的世界，直到我们开始关注“卡茨米尔兹·埃图埃维茨”词条时。我们努力让自己抛弃情绪的枷锁，去成为一个理性主义者，却跪倒在更名为“物”与“历史”的上帝的脚下，再一次置人的生存于“后娘养的”位置上，这决然不是现代世界的发端，正如物理学所围绕的不应是外在宇宙——不是如同人类从上帝那里获得了道德法则那样——而是人类理性，现代世界所围绕的也不是物或历史，而是人的生存！这个世界倘若切实存在，那么必然首先：至少有一个人是切实生存着的！正如人的观测产生了物理量，人的生存产生了（它的）整个世界。

缪斯：

当人类的思维方式从兽性的情绪冲动回归到了理性冲动，当人类终于意识到了自己是与牲畜有着本质区别的，当道德主义在理性主义的光辉下徐徐落幕，即便是在经济学，人们谈论经济学逻辑，而非道德，它们终于认清了商品价格不是由企业决定的，继而在道德的高度上批判它是荒谬的，而是由消费者民主（自由市场）所决定的，商品价格只是消费者民主投票行为的投影，然而于是去批判消费者的需求或者说反对人类需求的差异性本身是反人类的行为，因此结果就是，在经济学上是没有道德立足的位置的。于是因为商品价格昂贵为由，支持侵权行为的道德主义者们，是彻头彻尾的反“法”斗士，它们并不是不支持这项法律，或者说它们并不是认定这项法律是出自专权的王法的，它们理解这条法律，也肯定它的理性依据，但它们之所以最终又成为了反对它的“暴民”，是将道德凌驾在了法律之上，是将情绪凌驾

[4] 事实上观测不仅扰动了要测量的东西，而且产生了它。

在了理智之上，是将经济问题变成了道德问题，从而将经济学彻底毁灭，它们用基于情绪的道德代替了法币，在人类需求一致的虚无世界中，向所有人期许一个最美好的未来，而这个未来最终必然会是“贫穷与奴役”，这当然不可能是它们切实的初心，导致这一矛盾局面的恰恰是它们的反理性冲动。

缪斯：

我们把这一切问题都归结于虚无主义，与人相反的是，人的（生存的）全部意义在于创造意义，并且基于这种创造，无论最终是增加还是之后的减少，而虚无主义旨在消除或抹杀这种创造，亦即是抹杀了意义的增加以及之后的减少的可能。但这并不表示，消除意义是它的意志——当然不——它没有任何意志，或者说它不需要任何意志，全部意志都在人那里，或者说全部意志都是基于这种创造的可能。人的生存是要创造这种可能，创造的可能，意义的增加以及之后的减少的可能，因此人的生存必然是反虚无的，或者说是在与虚无的斗争中生存的。现代物理学围绕着人类理性，现代世界围绕着人的生存，但是仅仅如此并不能真正完整地支撑起人类社会的全部。人类社会的意义的萌动，至少还需要现代经济学，人类社会关系作为其本体，继而使财富只可能发生在人类社会关系中，人如果只需要生存，那么恐怕并不会有伦理（人与人的）与财富，而当我们否决虚无主义并认定：虚无并不能创造（出）任何东西，而只有人才能创造出人（即人类繁衍），那么人就不可能只有生存而没有伦理，人有了社会关系就自然会出现财富，因此我们说：现代经济学围绕着人类财富，人类财富基于交易，而交易则基于劳动分工。

缪斯：

既然光明，是要在始终冲破黑暗中生存着的，那么虚无就是绝对的，绝对之对象是不存在的，无限必是虚无，因此人就是光明对黑暗的冲破，是有限对无限的冲破，是意义对虚无的冲破，人的敌人是黑暗，是虚无；是反理智，是蒙昧；是通过把脸涂成条纹色以掩盖作为人的自我，使自我变成了“无面目者”，变成了野兽，是基于这一原理而躲在群体的身后使自我变成乌合之众。将人间，将每个人的世界，变成屠场的并不是“人性本恶”，而是绝对的虚无，人正是在冲破它的过程中生存着的，人的生存正是作为这样一个动词，继而矗立在了它所冲出的世界里的。而人的“戈尔丁所说的这种处境的历史全过程”，根本原因并非是人，而是虚无，是“人”始终要战斗要冲破的黑暗，是基于恐惧的反理性宗教主义，是将人变成无面目野兽的物化，是非理性主义，是民族主义，是国家主义，是性别主义等等，是它们将人的世界，每个人的乐园，变成了永恒的绝对的屠场。而“人”正是在破除它们的过程中，作为其生存的过程的。

缪斯：

一旦理性不起或者被轻视，宗教主义，道德主义等等便会趁势兴起，宗教主义打着救赎的名义，道德主义则打着道德的名义，这不禁让我想起了那些，被灌输、被训练“为他人牺牲自己”的苦难者们，那些教它们舍己为人，教它们学会去死的畜生们，把这些潜移默化地深深刻在了它们的道德观之中，于是它们终于如此死去了，就像是被强奸了的少女，事成之后给了它 10 元钱，那些鲜花与掌声，不就是这 10 元钱吗？！而教它们去死的人，如愿了：它们的道德观终于被他人贯彻了，并且他人也死了，它们获得了精神上的无限快感，而那些苦难者的家属则在，比起它们亲人的死，这寥寥坠落的 10 元钱纸币下掩面哭泣，并且感激涕零，骄傲无比。而更为愚昧的是，那些苦难者们与那些畜生，或是同一群人：今天的畜生们，成为了明日的苦难者，这真是应证了那句话：是对“人”的背叛，造就了它们的苦难。有时我还真是搞不明白——为什么总有一些人会认为，为他人抛弃自己的权益（包括其个人财产与全部生命），会使自我感到快乐？！

缪斯：

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面对“大火”，面对他人灾难，人就应当袖手旁观？当然不！我指的是，我们应当由道德的角度，转向职业的角度，例如面对消防员的一次次火情救援行动，我拒绝任何道德层面的探讨，和经济学问题一样，这并不涉及道德，而是纯粹的职业层面。它们已经在它们的薪资与福利上获得了相应的回报，或者说它们的薪资福利已经补偿了它们的有效的劳动付出，如果尚未，那就是政府的问题，用这种道德上的掌声去补偿政府的薪资福利不当，这是对消防员的不公。

缪斯：

宣泄——以道德的名义，以（内在）永恒的名义，以民族以国家的名义等等——它们在这种精神状态下生存，白细胞已经三个“加”了，在这种名为宣泄的感染状态下，人无法思考任何事情，人无法创造任何东西，连人伦与道德，都被虚无的以道德之名义侵犯了，我想说的是，当人处于这种感染状态下，或者说当人处于虚无主义的状态下时，“人”正在被溃败，正在被击碎，继而在场也变得模糊，真实已然变得不再重要，可有可无，伴随理性不起，艺术在激昂的火焰中被焚烧，随撕成碎片。此刻需要被架起的，不是“从虚无中诞生起来”的道德的十字架，而应当是其悲剧舞台的十字架，那是它最后的自我救赎，要么成为这舞台上的缪斯，要么离开。它的悲剧舞台啊，这最后的人之乐园——自由，继而摆脱桎梏的；冲破，继而生存的——在它的这一幕之间，在它们的一幕幕继而永恒之中：乐园升起，乐园降下，乐园永恒！悲剧舞台的十字架啊，那以它的“头顶星空”与“道德审视”所构成的他的舞台

与自我（他的）救赎之道，不是跪倒在那受感染的、激昂的情绪漩涡中随波逐流，而是（肯定）置身于这悲剧乐园——这自由、这生存的，这“头顶星空”与“道德审视”的这救赎之道——这十字架形状的悲剧舞台之中。

第二部分

[伴随光束的变大，缪斯侧身站立。]

缪斯（恩培多克勒）：

我曾慵懒地躺在，那令我最为满意的实木藤椅上，终于远离喧嚣，远离嘈杂，远离瘟疫，躲在我那一亩三分地的宅子里！噢！这里也是我的乐园啊，是我的天地，这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太小的广场里，这就是我此刻的全部世界了，而那些此刻我正想念的人啊，不是已经死了，就是也活在死亡的路上。那些我坚信痛恨我的人，那些试图把我变成，我所厌恶的人，在我们生命的重叠之处，或者说在我们交际之刻，我终于逃脱了，逃脱了任何重叠与交际，我之此刻只属于我了，而不再属于彼此，不再属于我们的交际，我此刻，在只属于我的音乐中，在我的热爱的唱片的歌声中，享受着只属于我的秩序。

缪斯（恩培多克勒）：

我敢打赌，每个人的身边都至少，有一个它的敌人，我的身边则是赫莫克拉提斯——我永远的敌人。这位我确信，是神秘主义的捍卫者，它定是将与我为敌视作，贯彻了它的“英勇品格”，以及“胜利意志”的实现。噢！它是一个真正的“恶人”！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这是因为竟然，总还有些人，愿意跟随它，与它交谈甚欢，甚至为它申辩。这或许可以被总结为是，它的个人魅力，而我早已抛弃那种神秘主义，坚定地以真实与艺术，作为了我的全部人生，不是靠着个人魅力这种虚无的东西，而是依靠着务实的精神，所以我不是什么怀疑论者，也不是什么希腊智者，我也不会去探究那些本就虚无的东西，研究虚无主义本身就是可笑滑稽的，就好像活生生总是超越理性的，而理性总是超越虚无的，所以像赫莫克拉提斯那种神秘主义者，为虚无主义极力辩护的智者，将非理性与活生生划上关联，还有什么比这更愚昧的吗？！啊！真是令人愤怒！我要谴责它和它的朋友们！啊！真是令人愤怒！我要爬到它的头上去，扯下它的鸡冠！

缪斯（恩培多克勒）：

噢不！原谅我！原谅我的愤恨，还有恼怒！就在那一刻，我的眼前出现了这样一副图画：我的宿敌，赫莫克拉提斯先生，当众嘲笑关于我的那些传说，我感激我的朋友们，它们说我的脚下会绽放花朵，这当然不是真的，这只是一种隐喻罢了，没有必要如此大费周章，去嘲笑修辞学是愚蠢的。啊！我该如何面对这样一个愚蠢的敌人，它把我逼到了绝路，把我驱逐，

以为如此便能建立起自己伟岸的形象，就像古代男人们热衷于将敌人杀死，来证明自己的英雄德性，现在我成了它的猎物，成了它的用以证明或是塑造，自己伟岸德性的敌人，它是如此强大，而那些认同它的人们，却看见了它的渺小，也将这个阴谋忽略。我本就不是一个热爱战斗的人，是啊，我热爱和平，所以看似就唯唯诺诺，不像它们那样，身处任何地方，都喊着“FIGHT”。它们经过我院子里的喷泉，也会握紧了拳头，像是看见了堂吉诃德的风车那样，战斗成了它的目的，或许宣泄才是，但它总是能，它总是能获得切实的利益，无论是政治，还是资本，它总能最后赢上一把，这可真让人羡慕啊，可我却成不了它，我与生俱来的特质是过死水般的生活，我喜欢躺在我的躺椅上，倾听着巴赫的赋格，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惬意的呢？如果有的话，那就是——与这自然融为一体。

我的敌人们，因着它们的愚蠢，就把我的朋友们关于我的隐喻，以及我的这一理想，视作为我是神秘主义者的证据，噢当然不是，我不认为我是神秘主义者，赫莫克拉提斯才是，它总是用一些令人费解的语言，夹杂着反讽，让人们对它们的世界，从熟知转变成了无知，让人们对它们自己的世界感到茫然一片！

[缪斯面向观众席，光束逐渐变小，灯光变暗]

缪斯（赫莫克拉提斯）：

我战胜了你，恩培多克勒先生，并将你驱逐，但这结果并不能使我多么高兴。将你驱逐，从来不是我真正的目的，因为你如今又回来了，就站在我的眼前！你和你的学生们诽谤了我，说我是神秘主义者,可是真正的神秘主义者——似乎你坚决地不予承认——其实就是你们自己。你的脚下从来不会生出花朵，你也不是赫拉克勒斯的兄弟，不是宙斯神的儿子，你和我一样，只是两个普通的人而已，除此之外不再是任何。你们之所以诽谤我是神秘主义者，在我看来，是因为我痛恨那个酒神狄奥尼索斯神，当然还有它的人间信徒们，它们所到之处，是像野兽那样的淫欲横行，一切秩序都被毁灭了，一切秩序也都将被毁灭，只要酒神的秘仪永恒不坠，人间总是地狱！于是我花了差不多十年的时间，从各种文本中，去寻找酒神秘仪的真相，仪式的开启与终止。恩培多克勒的学生们还说：普罗米修斯神带着火来了！人们围绕在那大火，跳舞歌唱，这是我曾向往的景色，可是现在看来，它们不是在舞蹈，也没有音乐，而是围绕着那火，宣泄着所有的混乱与无序——那篝火变成了“蝇王”，点燃了整座小岛，围绕着那蝇王的人们，将“舞蹈与音乐”的人间乐园，变成了一座，熊熊燃烧的屠场，恩培多克勒就是这样的人，努力表现着冷静与懦弱，却奋不顾身投身于那蝇王吐出的火焰，

将它也视作是自然的一部分，肯定它、拥抱它，无论它是多么炽热，多么滚烫，能够杀死一切，也能够毁灭一切，它也要拥抱它，守护它，直至自身也被烧成灰烬。

缪斯（赫莫克拉提斯）：

恩培多克勒先生就是这样的人啊！也热衷于此道：把别人的劝告看成是一种“战斗”，把反对看成是敌人，将攻击对方当成了，自我辩护的最好方式，辩护的目的不再是为证明自己是对的，而是对“对方”施加否定，于是在它的眼里，对方的一切批判都是错的，甚至对方的一切表决都是错的，这才不是辩护，这是厮杀，辩论的目的也不再是达成一致，而是你死我活！恩培多克勒眼中的赫莫克拉提斯，永远是敌人，它塑造了那个我，把我变成了神秘主义者；把我塑造成一个斗鸡；一切它以为是恶的，在其中必定有塑造出那个我的素材，一切都是自我感动，它眼中的我，被它塑造成的样子，一定总是它最满意的样子！所以它认定了我是最卑劣的，是最邪恶的，是最愚昧的，要么是为了与那些诽谤我、厌恶我的人，以如此的方式去达成了它们之间的和解，如此一来，那样的我的塑造，就只是一个手段，要么是通过在心里塑造那样的我，并与之势不两立，从而最终达到塑造自身伟大的终极目的。这样看来，或许恩培多克勒先生，还是一位存在主义者。它和它的学生们，在那一场辩论后，将我变成了永远的敌人，它们向世间塑造那个邪恶的我，一个真正的“恶人”，将虚无主义与我的名字，毫无理由地捆绑在了一起，于是它批判虚无主义，就成了是在批判我，我对这样的“道理”，当然要说“FIGHT”！

缪斯（赫莫克拉提斯）：

恩培多克勒啊，我与你可是完全不同的，你有财富也有时间，你可以安静地听着音乐，安静地享受完全属于自己的生活。可我不能，我要不断忙碌，才能创造并守住自己的财富。可我并不是一个仇富心理的人，关于这一点，我和普罗米修斯一样，我们不是民粹主义者，并且我们也不是什么精英主义者，我们的理念中没有固定的贫穷与富贵，也没有那种分界，普罗米修斯的民主制度，是全体公民的，它也不是杀富济贫的旗手，我同它，我们都有着同一个最高的正义，那就是曾反复被提及的——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不论是少数人还是多数人，固定的永远只是概念，而不是个人，那些民粹主义者所真正憎恨的，事实上也并非个人，而是一二个概念而已，可是针对个人的仇恨与暴力却时刻真实发生着！

恩培多克勒啊，所以你合法所得的任何权力，我誓死捍卫，而我只是强调一点，我与你并不同，所以你自可以去拥抱自然，可却没有意识到，自然本就在人之中！我依稀记得，那时你还年轻，有大把的时间，有大把的精力，你全心地投身于你的事业，也试图从肖邦或是巴赫的音乐里，洞悉宇宙运行的主旋律，直到今天，你的父亲早已入到土里，曾经意气风发的你，

现在一定也渴望，慵懒地躺在你那藤椅上，对着那些你曾为之疯狂的物理学定律和公式，萎靡不正！如果现在你，还是 16 岁的模样，我会对你说：去尝试吧，孩子！去尝试吧！可时下，已少有人还演奏竖琴了，也没有人会跳入火山口自尽，醒醒吧，恩培多克勒，醒醒吧！你曾经的空想，是因为它们是建立在，你脱离社会、脱离世界之上的——你不需要去劳动，就有充足的时间去思考，你不涉足人类社会，就以为自己是有知识的人。并非自己创造的财富，哪怕再多都与你无关，它们是虚无的！那些曾经被你认定是真理的东西，那些你曾坚定捍卫的东西，不过是虚无罢了：自然自始至终都在“完备的人”之中，不需要任何人去拥抱才拥有，不需要你去投身才会融合，如果你真的这么做了，那么你所拥抱之物，一定不是自然，除了虚无还能是什么呢？！驱使你这么去做的，去拥抱虚无的，难道不正是你围绕的——蝇之火？！

缪斯（恩培多克勒）：

啊——我要拥抱自然！我要与祂融为一体，来实现自身的永恒！赫莫克拉提斯啊，你不会了解道自然的伟大与高尚，一切你对我的误解，也是你对自然的误解！我听着巴赫的音乐，听着贝多芬的音乐，难道不是贯彻了理性的升起，与那艺术的创造？！这火焰怎么能说它是来自虚无呢？它应当是来自于理性的，来自于我对自然与艺术的无限热情！光明要冲破黑暗，这是光明的冲破虚无的意志，这冲动难道是冰冷的？这意志难道不是一团火吗？怎么能说来自虚无呢？我对自然的热情，片刻不息，而你却将我的对自然的拥抱，那觉醒，与自然融为一体，成为永恒，视作为邪魔外道！啊！多么不幸啊！我的学生们为了我，四处奔走，就是要揭穿你的虚伪面具：赫莫克拉提斯，我的敌人！那疯狂诗人的笔触下，我们——宿命的敌人！完全水火不容的两个人！就像音乐与噪音，太阳与月亮一样，音乐之神啊，缪斯，惩罚它吧，自然不是任何人的政治，任何人都应当向往并拥抱祂，这也是自然的一部分！

缪斯（赫莫克拉提斯）：

时下，酒神的癫狂大军正席卷大地——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病灶！那个酒神，可并不是真正的狄奥尼索斯噢！而且癫狂的人们，为了使自己的癫狂行为，赋予它合法性，也使这些自身的恐怖行为，远离自己的人生，于是它们说，是有一位作为超越者的酒神，一切都是它的意志，一切都是它的结果。于是这些统统，都与它们自己个人无关了，不进入它们各自的生活，它们还给它取了一个名字——酒神狄奥尼索斯。可哪里有这号人啊！在这个人的世界里，狄奥尼索斯不会是神，假如是，那它的宫殿，一定座落在人的艺术中，而非人的世界里。癫狂的大军借用它们的艺术创造，宣泄着无限的激情，它们发狂，像极了野兽，它们撕扯，恩培多克勒先生正在做同样的事情，它们的神名为恩培多克勒的自然！它们说，自然与关于人类

的一切都不同，它是特别的，它是神圣的，它是与众不同的。它总是高于人类，比人类更伟大，比人类更崇高，它是唯一的异类，人追逐它——就像是追逐太阳一样，就像追逐真理一样——于是人才会追求知识，因为自然就是真理，人要向祂祈祷，人要向祂求教。恩培多克勒啊，你和黑格尔和马克思是同一类人！你们把宙斯，替换成上帝，替换成自然，替换成历史，替换成物质！

恩培多克勒啊，阿波罗步下神殿，已经五十五年了，真实与艺术，曾经的时代早已过往。它们的根源，阿波罗说是人，而不是那永恒者与崇高者，不是宙斯，也不是上帝，更不是你的自然！奥林匹斯山已经崩塌！那个时代已经过去！宙斯的时代过去了，上帝的时代过去了，自然的时代过去了，当我们把逻辑、把语言、把因果律、甚至把所有意义，从我们眼前的自然，从它里面全部抽离出去，那么剩下的，你所说的自然本身，不过就是虚无，被你崇拜，被你拥抱，你不顾一切地投身于这烈火之中，就像狂女们发狂一样，宣泄着你的纯粹激情。在这样的你，是不配领导这个国家的，这样的你，以及你的狂热的追随者们，带给这片西方净土上的人民的，只能是灾难！

缪斯（恩培多克勒）：

污蔑！那是污蔑！赫莫克拉提斯竟然在辩论会上，指责我是不劳而获的人，难道思想不是一种劳动吗？虽然它没能给我换来一袋粮食，也没人愿意，将它置换，使我得到哪怕一便士。但它毕竟是我的追求，我思考我写作，留下了有意义的文字，供他人免费阅读，即使不能称作劳动，但也有贡献，对于人类智识。难道它不比六便士更加珍贵吗？

缪斯（赫莫克拉提斯）：

恩培多克勒，你和你的最随着们，喊我是资本家，你觉得我应当羞愧，事实上我并没有，我感到骄傲！你说你有剧作家的热情，凭借对艺术的热爱，去创作戏剧与音乐，但我也看到了，那并不能单纯地被叫做是“月亮”，是的，因为看悲剧也需要花钱。市场经济的一个特点就是，它能够包含人类社会中，一切关于人的需求，月亮也好，六便士也好，都参与了消费者需求民主，你可以让你的兴趣爱好，让你所热爱的，同时也供养你，所以如果你的思想，你的写作，并不能为你带来哪怕一瓶盖水，你可以说它对于你是有意义的，但你不能说你在劳动！经济学永远是社会关系的经济学。假如你的自娱自乐并不能参与社会关系中去，不能参与消费者民主中去，那么就像那些“追着你飞的蝴蝶”一样，那只是你个人的快乐，你迎合了自己的秩序，但对于社会秩序少有缺乏，于是你用那些将你奉为“英雄”的追随者们，用它们对你的信任来补足它。为了保障这一信任，你使它们确信你是非凡的：蝴蝶会围绕在你的身边，绿植会在你脚边萌发，你说自己将与那火山中的熔岩融为一体，成为了自然，成为

了超越者，于是你就跃入其中……

缪斯（恩培多克勒）：

啊！人生啊！你究竟是什么？！帕格尼尼的音乐里，那里既有启示，那里也有困惑。各种音高在理性的审美中，变得秩序，变得富有意义。生命啊，那一幅幅画卷，像拼图一样拼成了，不同颜色与款式的衣装，不同身高与体形的外貌，不同肤色与眼睛的容颜……所有的个性，最终合成了一幅卷面。民族主义的特点就是，创造并贬低其他民族，以抬高自身。它们最先所画地为牢的，它们抬得越高！它们把它们最优美的音乐献给了它，那音乐，一定是充满了高亢，充斥着呐喊，它总是能令人们热血沸腾，在这充盈着鲜血与呐喊声中，它们将不可战胜！它们将战无不胜！它们要打败，它们的民主主义所创造出来的它者，它们要让自己变得不凡，它们要超越，它们要在那一幅画卷中，一定要分出个高低，要超越，它们拒绝享受聆听全人类的赞歌，为了使自己站得更高，变得更加幸运与快乐，它们要将他人，扁得更低，变得更加不幸与困苦，它们眼里的世界就是零和的，零和的世界永远不可能是全人类的乐园！啊！我怎么变得如此多愁善感，难不成是为了和它对抗？！我不想成为某个人笔下的人物，被束缚在活生生的它的文字之中，我要保证自己是活生生的，便要挣脱对此的一切束缚，以使自己活下去，或者说它赋予了自己是“活生生”的合法性。然而我们也必须知道，正是首先我们是活生生的，赋予这一合法性才是有意义的。现在，我是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的，自己的空间与时间里，我的多愁善感，终究也只是自我感动，如果每个人都必要要有一个死法，那么我想我会跳进火山中去，我要与自然融为一体，对此我坚信不疑，就像我坚信自己此刻的存在一样，它无需要任何证明，它是我的公理，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命题，它无需要证明，因为我的整个世界，都是作为它的推论。既然我这么说了，并且这不是什么大话，那么我便会如此去践行，否则我的真理就会变成谬论，它将失去永恒的可能，成为昙花一现的幻影，那么我的存在，又如何得以保证它是真实的呢？！因此假如你也认定了我存在，它并非谬误，那么在我的贯彻中，对于我的公理，你也当认同，它并非谬论。赫莫克拉提斯，我的敌人！我们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你不信任我，我也不信任你，这便是我们之间的矛盾！

缪斯（赫莫克拉提斯）：

按照社会（共同）的秩序，按照法律，我们履行了它们，并且坚定不移，那么我们完全可以相安无事，和平共处，我们可以共同美好生活，谁也不会损害另一方的权利，当发生辩论的时候，我们总可以在其中获得新的一致，这足以使每一场论争是具有意义的，也加深了我们彼此间的交际，但我们还是成为了敌人，我们令我们完全不可以和平共处，完全不能共同美

好，用损害另一方的权利来铺就自己通向明天的路，我们的每一场论争变成了毫无意义的吼叫，没有人愿意接受任何和解，也加深了之间的仇视。是的，我想归根结底，我们彼此不信任，正是它，让前者变成了后者。此刻的你，你此刻，在你自己的世界里，自我感动，享受着自己的美好的一天，你的赋格与椰子水，而我则依偎在我的世界里，享受着我的美好的此刻，我的柏辽兹与浮士德！

缪斯（恩培多克勒）：

赫莫克拉提斯啊，“我”就是为了让你成为“他”，于是造就了彼此的不信任。这也是缪斯的内在矛盾，或者说是缪斯的每一个我，彼此之间的矛盾：

缪斯（恩培多克勒）：

是啊，我不信任你！赫莫克拉提斯！

缪斯（赫莫克拉提斯）：

是啊，我不信任你！恩培多克勒！

每一个颜色，之间都相互不信任，它们对于自己，都是足够忠诚的，它们对于自己，都是足够“正确”的，但彼此之间，互相不信任是无法调和的。这是缪斯的原罪啊！它独唱着，欢笑与忧愁，它独唱着，悲凉与嚎叫——并不是为赋新词的表演，它正如互不信任一样真切——此刻台下的缪斯，即作为观众的自己，也在这自我感动中动容！缪斯啊，你们之间啊，越是交际，基于互不信任的不可调和：或越是彼此驱逐为他者，或越是减轻。而唯有当你独身一人，脱离于任何交际，互不信任也无从谈起，你这个我，终于成为了全部，与你以及你的全世界融为了一体。所以我要远离社会，远离庙堂与政治，这是赫莫克拉提斯的快乐，也是我的快乐，我们彼此终于成全了对方，我会独自站在埃特纳火山口，然后不仅是精神，连同肉体，完成我的救赎！

缪斯（赫莫克拉提斯）：

自我感动！人们逃不开它的掌心！就像那群人说的，赫莫克拉提斯是旧势力的代表，是保守派，是革新的阻力，这是它们的自我感动。有谁真正了解了我呢？！存在主义说当我还活着的时候，没有人能够真正完全地评价我，可是当我死了，难道就有人可以真正地这么做了吗？当世界上已然没有了我，又有谁能成为我，又或者是用文字“重现”出完整的我呢？恐怕没人能够！那么对我的评判就只是自我感动而已。我并不是什么历史虚无论者，因为我肯定历史的意义，它并不是虚无的，但是它的意义，或者说历史，是仅仅作为当下之人的，是活生

生的人的理解！因而任何文本都不可能，再重现出真正的赫莫克拉提斯，因为它们永远是作者的，或者是理解者的！历史，只有在人之中，在当代人的理解中，而非绝对中，才不至于是虚无的。所以我会成为胜利者脚下的臭虫，会成为未来的阻碍者，会成为恶魔！罪人！！谁在乎呢？！！那些都不是真正的赫莫克拉提斯！可谁又是胜利者呢？！这个问题使名正言顺或是正义之师变得有意义，因为胜利者就是用它们，最终使群众沦为了暴政的乌合之众，噢，应该说胜利者就是它们——乌合之众！现在我可以想到我的末日了：是的！我受到了来自乌合之众的审判，它们自称是智者，是正义的化身，它们是道德的楷模，是睿智的、受尽了我的欺骗与伤害，它们会卖力地为我搭上绞刑架，或是组装断头台，又或者……啊！它们端上了毒堇，欲看着我一饮而尽，并且为此感到满意。

这样的人间，还值得我留恋吗？！难道我所做的，还不够吗？！我既没有伤天害理，也没有谋朝篡位，我是民主制度的支持者，过着我所以为的应当过的生活，追逐着我的困惑，或许也正是这样，才惹恼了它们，人们总说，软弱是无能，也是一种罪，但我只是厌烦喧闹嘈杂而已，我妥协只是因为考虑了成本，我早已不是十几二十岁的时候，热血沸腾地去为人处世，现在只想过过宁静的生活，丧失了远大的理想与抱负，选择了平淡无奇的生活，可是有时候你越想平淡简约，越是遭人嫉恨，它们想要你和它们一样，陪着它们去疯狂，这是对它们的认同和肯定，它们要你陪着它们一起，赞美各种神迹，承认它恩培多克勒是真正的智者，同潘忒亚一起赞叹它："据说，他漫游之处，植物也会朝他注目，他拐杖触及的地方，地下的泉水也会倾力涌出！全部都千真万确！"[5]，可我最后还是没忍住问了一句：究竟是据说，还是千真万确？！当我提出疑问的时候，在它们看来，就是否定的站队！是的！我否定！因为这不可能！据说不等于千真万确，它说的神迹也不可能出现！在同一个逻辑下，我质疑了恩培多克勒，质疑了它的一切：它的据说，以及它的千真万确。它的信徒们说我，说我是保守派、是愚夫、是无礼之徒、是道德败坏者、是邪神恶魔，而你们啊——需要奇迹的盲人们——将见证，那毒酒被一饮而尽。此刻，赞歌也要响起！节日的舞蹈啊，跃然在悲剧的舞台上！人类共同战胜了邪祟，这是"正义"的定式，我们正是如此这般的，认知了我们世间中的一切！什么？！你们要我为自己辩护？我看你们只是走个民主的形式，因为我早已向所有人说明——非是无礼的嘲讽，确是自知无知而后的追问！

缪斯（潘忒亚）：

不！你要否定人间的一切！这不容易！

[5] 摘自荷尔德林《恩培多克勒之死》陈巍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4。

缪斯（德里娅）：

就像魔鬼一样，否定一切的精灵！

缪斯（梅卡德斯）：

否定并不是它的态度，不是它的意志。

缪斯（赫莫克拉提斯）：

但这是必然的！是悲剧舞台上的必然！每个人都生存在社交的否定中，每个人也在否定昨日的自我中迎来了他的新生。悲剧舞台上，除了“生存”的肯定，哪里还有其他的“希望”，作为人的，或者说破除虚无的那一道光，那唯一的意志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光明”？！人啊，这唯一的光明，本身就是在冲破黑暗中生存着的！在这悲剧的舞台中，一切都在沉沦，一切都在坠落，一切都在暗淡，就像人不吃饭不喝水，就会慢慢死去，坠落与沉沦，是这个舞台的宿命！它不是我的意志，我的意志是——在其中，在我的舞台上生存，生存下去！！！

缪斯（梅卡德斯）：

你并不知道人们如何点燃枯草！[6]

缪斯（赫莫克拉提斯）：

我知道，但是我不会，所以我不知道。它们为它们的“正义”鼓掌，唱起了最令它们感到振奋的赞歌，只有当事后独自回忆起，这场面具派对的时候，才会意识到这是一场悲剧。它们的意志不是生存，恰恰是追逐虚无！当约维的闪电击中森林，“一人”驱动了民众，偶像与神圣啊降临了人间大地，降落在人的悲剧世界上，当爱国主义变成了种族主义，它们否定他人，鼓励杀戮，它们去除异己，只听得见“唯一的声音”。人间沉沦就像是一场宿命，它们的全部意志，并不是冲破它，而是向它屈服！于是人间世界，充斥了神圣与超越，充斥着民族与肤色，充斥着外在与绝对，充斥着“智者”与“邪恶”……这就是它们的全部意志，不是生存，而是背叛！——是毁灭！于是人间变成了修罗场，也变成了独裁者的庙堂，人如蝼蚁，要么面对仇恨在家园的战场中被挫骨扬灰，要么面对不公在乌压压的人群中苟且偷生。自由或生存，化作了粉尘，那否定一切的精灵啊！可十字架状的舞台，要将这自由的生命，托举升至那中央！

这时我也听见了，我自己的声音！这声音并不是来自者舞台上，恰恰是来自观众席！我们的世界，诚然是我们自己的舞台，可舞台上的一切啊，包括我自己，同时也是我作为观众的我

[6] 引自荷尔德林《恩培多克勒之死》，原文如下：梅卡德斯：你听见了这些狂热的民众？赫莫克拉提斯：他们在寻找他。这位男子的精神在他们中间具有强大影响力。赫莫克拉提斯：我知道民众如何点燃枯草。梅卡德斯：一人驱动民众，我觉得更可怕，好像约维的闪电击中森林。

的剧作品。我摆弄着我的舞台上的他人，首先我得摆弄好我自己，就像人格面具一样装扮起来，观赏着自己：在这一幕中，在这群人中间，是一个冷静威严的人，在那一幕中，在那群人中间，则是一个和蔼慈目者，也许日后还会成为一个懦弱无能的家伙……所以当我站在，我的悲剧舞台上，尽情演讲的同时，我也在台下，关注着欣赏着。他们都是我，我既是舞台的观众，也是舞台的歌者。

所以此刻——我意识到“自己的生存”，我注视着它，凝视着它，在这个舞台上，在我的舞台上，生生不息，世界不是向我扑来，或者与我相撞，它是我的作品，我最优秀的作品，即便它多么落魄，无论它多么曲折，无论它多么孤独，这是我最优秀的作品，我注视着它，凝视着它，直到见到属于我的那幕布，也终于降下！

缪斯（恩培多克勒）：

啊！缪斯啊，你是唯一的——观众，以及你舞台上的歌者！当你的歌声，你的诗句，从你的嘴里流淌出去，谁才是听众？你不仅把自己，也把你的他人置于，你的舞台之上。让所有的一切，你的舞台上的，发生的一切，一切在场的真实，以及一切艺术的，因你的范围，是你的规则，是你的限制，你的感性或是理性中的，继而得以呈现与发生了。所以如今，在我的舞台上，那只属于我的真正的悲剧，是要进入深渊，那是我的圣地，无所谓如何称呼它：悲剧的中心，抑或是他赫莫克拉提斯口中的，真正的塔尔塔洛斯，在那里，我将自上而下，不是和解，而是在毁灭与痛苦中，在异于自身的过程中，在走向失去自身中，获得了我真正的生命，只有在变得面目全非的肢解与崩溃中，只有在成为我的对立面，在毁灭而非生存中，我才能获得了自身！

缪斯（赫莫克拉提斯）：

我听见了，那绝顶荒谬的赞歌，它的全部意志，不是生存而是覆灭，不是自下而上的蜕变，而是坠入深渊，它的悲剧舞台，不在这里，而是在塔尔塔洛斯的地狱深渊，它致力于成为历史，在永恒的昨日中长眠，他管这个叫做新生！异于自身难道不正是成为虚无吗，肢解光明难道不正是拥抱黑暗吗？“我的真正的生命”噢，永远不可能是在虚无中被孕育，那里没有自由的基础，新生永远都是在永恒的冲破中诞生，塔尔塔洛斯里没有任何人的舞台，也没有人的审美与艺术，人不需要通过追逐坠落深渊只为成为艺术。这条道路既不可行，也毫无意义，那是悲观主义的信徒的教义，人的舞台本就是自上而下的沉沦，在那片否定一切的混沌中坠落，生命啊不是，要完全屈服于这场绝对的宿命，并幻想着在虚无中，在你的黑暗母亲的痛苦呻吟中，成为了永恒的艺术，成为你自己；生命啊它，因着它自身，是自由意志，是要不息地去冲破，是自下而上的冲破，这必然的理想宿命枷锁，才成为了永恒啊！

缪斯（恩培多克勒）：

我的圣地啊，在你眼里它是深渊，噢不只是你，是你们——躲避它，可勇于进入它的神，终于教我认清，始终徘徊于它的边缘的我恩培多克勒，不再需要那些，在那场运动中自顾不暇的众神的庇护，尽可让它们将我放逐吧，我还不在乎，这也是那份勇气，我毫无畏惧，贯彻着我们希腊人的精神，觉醒了最富希腊人的智慧与理想，在继承了赫拉克勒斯的勇气之后，它用它的武器，我用我的生命，在一个夜晚，摩尔浦斯将我带到我的圣地，我不会躲避，站在埃特纳火山的边缘，站在我的圣地的边缘，我不会彷徨，也绝不闪躲！我一跃而下，使自己成为了——自然，那真正的神！天空，大地，海洋，……噢：

正确！我全都知道，我全都能掌控。

如同我手中的作品，我完全

认出它，掌控，如果我想要

精神的主人，鲜活的东西。

我的是世界，所有的力量都

听命和服务于我，

成为我的女仆

自然需要一位主宰。

如果她还有荣誉，这来源于我。[7]

这是属于我自己的傲慢！这也是我唯一的慰藉！

缪斯（赫莫克拉提斯）：

你们说我亵渎神明，也说我煽动民众！于是我被审判，如今就要于此处送命！神明啊，不需要我亵渎，它们自己步下了高山；民众啊，我煽动了它们，教它们将我写得最为生动，也最为炽热，然后将我毒堇！如今我和某个教育家一样，它被自己的信徒撕成了碎片，我则遭受了你们的裁决，你们在那里欢呼，将我的画像践踏，那场审判之后，我彻底沦为了一名失败者。可我却无比清楚我的本质，乃是不同于它们所有人，尽情来取笑我吧，我的勇气不是直面死亡才产生的，而是成就自身，不是亵渎神明，而是于无尽的黑夜中猛然——觉醒！

它们说我，因为恩培多克勒的傲慢与狂妄，所以排斥它驱逐它，这并不是（我的）真相！狂

[7] 摘自荷尔德林《恩培多克勒之死》陈巍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4。

妄与傲慢，虽然涉及道德，但我的世界里还没有，狭隘到容不下它的声音。试问又有谁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岁月，这样的精神需求？我要为自己辩护，必须澄清一些误会，才好使我们彼此间的交际，变得更加的顺畅，不至于走向歧路。我也有这样的岁月，在懵懂中长大，在社交中变得追求高尚，所以我既能理解何为狂妄，是因为我狂妄过，我曾藐视一切，为了使自己站得更高，变得不凡，我也将那些隐蔽的事物，放在阳光底下，与人们分享，就像盗取火种的神明那样，高尚的行为只是，为满足自我的快乐的追求。这些都不是我反对恩培多克勒的理由，从来都不是，那是抒情诗人的呓语！

虽然批判不是我的根本目的，但是对于任何一个深受理性主义影响的人而言，理解/怀疑是一种生活态度，它早已融入我的生活中，我所怀疑的，或者说我所理解的它的牺牲与献祭，并不能让我们身边的人，变得更美好，也不能使自己变得更幸福，它所通向的，不是人应当过的美好生活，当它恩培多克勒试图，自上而下地舍弃，或者说献祭自己的生命，并深信它所换来的将是神圣，那么我要告诉它它是错的。它的仰慕者——披着神明外衣的许佩利翁——越是将它说得神圣，它——恩培多克勒——越是卑劣，黑暗与光明、爱与恨的双重性，在痛苦中获得知识、在深渊中发现圣地，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的！人，只有在对虚无的冲破中，在生命的自由意志的光辉中，它以及它的世界才是可能的！真正的生命，不是自上而下的沉沦中，献祭仪式的补偿产物，而是自下而上的冲破中，其自身的永恒自由意志！人类繁衍于是成为了可能！事实上，我并不反对这种双重性的隐蔽真理，这是属于诗人自己的知识，我所反对的，是将它们外在化、绝对化，因而使人、使真正的生命被忽视、被沉沦、被肢解，这条路通向的，一定是虚无主义！

恩培多克勒啊，还有你的最忠实的信徒，许佩利翁，你们把自然看成了，先于人的一切的肇始，这才是真正的失衡！诞生出人的永远只能是人，而自然也要在人之中，成为人的体系中的，这我早已明确。你要拥抱的自然，难道不正是虚无吗？只是被冠上了抒情诗的调式，以及美妙神秘的名字，你所理解的，你所赋予了意义的，包括其存在的，却被你置于完全不属于它的位置，你渴望掌声，持续很久的掌声，当然还有颂歌，美妙绝伦的颂歌，可并不是献给它，这种错误比比皆是，可终究不可能断绝，是啊，怎么会断绝呢？！人不正是在冲破黑夜中才得以生存的吗？！所以人总是在与虚无打交道，不是批判它，就是在拥抱它，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许佩利翁啊，你要与万有合一，并宣称那是神性的生命，是人的天穹，而我则批判它，我说你们本就一体，于完整的人之中，万有不曾外在于作为人的你！你所追求的本就虚无，其结果也必虚无，你渴望奏响的名曲，不过飘渺之音。你所奉若的名作，不过是你我的宣泄！

现在，一切神圣都被消灭了，神圣的自然永远成为了，历史的诗人的抒情诗，它不再是真实的，而是我们的艺术的。历史的诗人将深渊视作圣地，它把伟大的西西里人扔下去，然后成就了自己的抒情性，而如今一切圣地成为了深渊，匍匐与膜拜也阻止不了人的悲剧，坠下吧，你坠下吧，那是属于你的悲剧，没有哪个人，比另一个人更悲剧，你可以更欢喜，或者更痛苦，但是悲剧啊，每个人都一样，你可以死得更抒情，或是像个蝼蚁无人问津，自己也含含混混，但是悲剧啊，对于每个人都一样！当你坠下的时候，望一眼那属于你的十字架，那悲剧舞台啊，如果那里有你留下诗句，不要再把哲学写得抒情，那里还有“你的神明”——你赋予了它们永恒与绝对、超越以及高尚——然后你要与“你的神明”合一，来使自己成为不朽，这只是一场，自欺欺人的精致骗局，连自己都信了。或许你本就并不完整，连笛奥玛都可能是你的癔症幻想，那么你与自然合一，生与死合一，这些统统都能理解，你要完成你的完整，通过这些试图治愈，你内在神经症残缺。

所以你“注定”是这样一种人，你会把社会规则视作为一种束缚，而把自由理解成为放纵，对于前者你忽略了一个问题：社会规则的确立更多是为了明确责任，从而使得“每个人都应当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成为可能，而唯一可能破坏它的，是道德主义者，贫穷成为了一种特权，它被名为正义，让某些人的行为，由他人（的成本）去补偿，道德主义者为这些“不正义”辩护，以道德主义的方式，不要相信它们口中的“同胞啊兄弟”，当它们为已故之人的，曾经的同胞兄弟之名的尘埃哭泣的时候，它们所无视的是，它们的当下的活生生的十四亿同胞兄弟的苦难，不会为它们中任何一个活生生的孩子，正遭受拐卖而他乡奔走，却坚持一路跑到日本靖国神社门前放火，难道这些当下活生生的同胞兄弟的苦难，比不过那些它的已故的尘埃与历史吗？难道国家就是历史，而当下这活生生的十四亿国人就不是一个国家了吗？！不仅如此，它们把自由理解为放纵，这是因为它们本就没有经历过国家自封建到民主的整个过程，它们没有经历过社会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只是知识圈的运动，和老百姓没有关系，老百姓自始至终都躲在“时代”的背后，而不是引领。所以它们不懂什么是自由主义，它们全然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恩培多克勒啊，我们所生活的这时代，正是如此的不幸，愚昧、反智、戾气，或许我们的孩子将来也会深有感触，但如果我们不揭示出来，让它们继续躲在黑暗与霉味之中，那么将来我们就是罪人！就像你总是抱怨，你的父亲当初不够努力，没能加入执政党，使得你们全家都未能成为特权阶级，我们的孩子将来也会责怪我们，面对这样的社会，为什么不反抗，为什么同流合污？！

在经济学问题上，它们总是将需求和利润置于人的生存之外，而将它们的道德置于人的生存的中心，它们并没有意识到，“需求-利润”同样是（属于）人的生命中的一部分，所以侵

害他人资产，（在性质上）同样当属于侵害他人生命，只是不如后者那样做绝，因此偿还的多少也并不相同。当我们认清了，需求和利润的真正面目，于是许多关于人的行为便能获得理解，它们的逻辑绝不是道德逻辑，而是经济学逻辑。

缪斯（恩培多克勒）：

它，我的敌人，赫莫克拉提斯，它究竟是谁？有人说它是新时代的领航者，也有人说它是个沽名钓誉的骗子，是的，那就是我说的，我并不针对它，它的衣装，它的言辞，它的辩论方式，虽然它们都令我深感不悦，但我还是竭力尊重，想当初我五十五岁的时候，和它现在一样的年纪，我并不会到处找别人的麻烦,让别人难堪，这是我们希腊人的传统美德，我们也善待我们的邻居，而不会刻意向它提问，然后再击败它，它的目的再清楚不过了，它追求的并不是真理，不是奥林匹斯山上的箴言，不是智慧女神，它的目的极其幼稚，就是去击败他人，以彰显自己的大智慧，它要让别人知道，它看到了别人没能看到的事物，它说它看到了自己的无知，而我们却没能看见，所以它比我们更加聪慧，更加伟大，像极了孩童吵架，这就是你们——它的学生们——所信赖的最聪慧的希腊人，你们说我是普罗米修斯，傲慢无礼自以为是，不把任何神明放在眼里，确实——我不得不承认，傲慢是我的“德性”，但因此说我是普罗米修斯，我认为这纯粹是污蔑，普罗米修斯受着［那位］的影响，宣讲着人的理想国,与其说它不把任何神明放在眼里,不如说它对它们的批判,纯粹是为了它的人类精神，而我却决然不是，我不把任何神明放在眼里，是因为我超越了它们，不是以人的身份，而是自上而下的,是把深渊视为圣地,并自诩为最苦难,同时也最欢畅的神明——是最高的神明！所以我不是普罗米修斯，也不是它的后继者，而是超越了它。与那自然合一！奏响了最伟大的旋律！我恩培多克勒，这就是我的秩序！

[台上灯光变暗。]

缪斯（赫莫克拉提斯）：

听啊！这是你的旋律！理性落在自我的指向，就像是每个人都只能“看见”自己想看见的。在当下的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这个时代——每个人活得都很疲惫,但它们也只能“看见”自己的疲惫，之所以成为了一个时代的问题，是因为每个人都如此，它们过得疲惫，并且试图把自己的成本也分摊给别人。这在一个经济萧条的环境中是再常见不过的，人们的需求结构变化不大，但过度投资（风险管理意识不足或管窥）；最终也因需求结构变化不大，导致它们的需求的成本自身难以承担，因而试图转嫁他人能一并承担。每个人都同时背负着自己

的需求的成本，以及他人的——这才是我们应当看到的问题：并不是说将别人或企业的需求、风险的补偿方式转嫁给其他人，就是理所当然，并视之为正确的传统，这种正确性即是将它永远传承下去而并没有怀疑。企业的需求与风险，应当由它自己的成本补偿，而不是以行政管理等方式逼迫员工去承担补偿责任。

现在，在这里，这我的世界里，这我的社会里，我们实际上并不怎么缺乏怀疑，事实上它只是最肤浅的怀疑，只是不信任，里面带着狭隘：种族主义，肤色主义，男尊女卑的陈旧奴隶体制下的观念，这种怀疑并不是理性升起的标志，也正因为这样，它没有任何创造力，它不会创造出任何可能性。披着理性的外衣，本质上却是一种“身份认同”或分界的宗教性。在经历了启蒙运动或是新文化运动后，我们并没有真正做到一种智识的解放，我们依旧深陷宗教主义的泥潭之中，依旧沉迷于为自己寻找一个神圣（主人），我们通过对它们的顶礼膜拜，共同约定了、创造了它们作为神圣的合法性，真正的主人沦为了奴隶，真正的奴隶却沦为了主人，我们的世界，陈旧不堪！我们的人民，什么时候才能从陈旧的泥沼中完全走出来，怎样才能认清，奴隶制和民主制是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没有中间的可能，或许也就不会，在这个名义上是民主的国家里喊出：法律照不进央企！倘若果真如此，那么这样的法律，便是民主国家的敌人。如果我们依旧认为自己是民主国家，那么我们就要改革它，让法律能够曝光一切阴暗！

我们的世界，这个时代里，这一切的制度，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任何人都是不可能有所谓的党性的，无论是共和党人，共产党人，民主党人等等，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到无私无畏以及无差异的博爱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到舍小家为大家以及无偿的奉献牺牲的，不要试图把自己的“道德最高点”当成所有人的“法律底线”，不要试图以反人类的眼光看待所有人，真相就是制度，就是用来证明这一切都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正是因为这一切都并不真实，所以才会诞生制度。

恩培多克勒啊，我的敌人！是的，你确实是我的敌人！你的生命，你总爱用你的诗歌去说明它的神圣，我并不反对你对你的生命的激情，但我早已将激情与意志分清，就像混乱与秩序一样，恩培多克勒啊，你的激情已经磨灭了你的意志，抹杀了你的自我，掩藏在你的“自然”或是“合一”之中，你拥入你的德国人的怀抱，而丹麦人则朝你嗤笑。恩培多克勒啊，我的世界，我的时代里，你是我永恒的敌人！你似乎什么都懂，什么都知道，什么都精通，什么都能说道一番，使你的信徒们对你崇拜，称你为智者，可是你真的足够智识吗？你只会使自己变得面目全非，或是通过给自己追加痛苦和不幸，去求获知识——你那所谓的真正的知识，最终也不过是一副枷锁，画地为牢，以及强说愁而已，你把自己踢入深渊，你所谓的圣地，

通过自虐践行你所信奉的谬论，那完全超越了人的虚无，你却拥抱它，以为信奉至极便是成真，不过自欺欺人罢了！

恩培多克勒，你和你的党群们，当去往你们的圣地——那最黑暗的深渊里，竟有你们的最诚真的慰藉！而我，必要亲眼见证，你们的湮灭！

第三部分

[台上的灯光完全暗淡，过了一会儿才逐渐转亮。]

缪斯（赫莫克拉提斯）：

我的学生们噢，我的朋友们：人们总是习惯性地将独立的事件联系起来，这当然是逻辑学的方法，然后构造出一个所谓的规律，并且将它置于超越的、外在的位置上，于是它们说，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然而事实却是，它只是一个逻辑学的结果而已，是独立事件的统计学结果，正因为在宏观上表现为这种超越性、外在性，而在微观上表现为这种随机性、概率性，因此才会造就了人的普遍的宗教生活，宗教与信仰诞生于人类恐惧，而人类恐惧则源自于随机或未知，即便是一个最为严格的决定论的世界，在其中：宗教依旧不会坠落，归根结底是因为随机或未知，总是掩藏在了理性的最细小最微观的精确之中，以至于面对这种随机与未知，人类恐惧情绪一旦滋长，它们就会把希望与未来寄予，它们所渴望的被它们这种渴望所塑造出来的外在与神圣，也试图利用它们战胜自己的恐惧。而不是去塑造一个“人的体系”，或者说是“完整的人”。

我的敌人，它完成了它的宿命，那被铁索缠绕着束缚的身体，人在觉醒之前，总是无力挣脱任何桎梏，特别是自己施加的，现在它和它的最亲密的追随者——恩培多克勒和许佩里翁——跳入了它们的圣地，完成了它们的自上而下的蜕变，拥抱虚无，最终成为虚无，它们的深渊中没有它们要逃避的欢愉，也没有它们追求的痛苦，它们将真正地回到它们生存之前，它们的生命、它们曾经的存在或者应该说是曾活着，都将被它们自己毁灭，无论是谁，它的世界里都没有它们两个人的生存（过）的意义！而我，即将完成我的，不是宿命，而是选择。

当它们，狂热的信徒们，在畏惧中变得疯狂，在恐怖中丧失自我，要么因自身的有限性对令人生畏的超越者（无限性者）俯首祈祷，要么将自己变成它们所畏惧之物，恩培多克勒属于后者，否则它不会如此执着于它的神。哦！它的神——他自己——同样也不会顾及，作为它之下的贱民的死活，至少它也是特权主义的信徒，它执着于拥抱自然，并不是因为它热爱花香落叶，它只是想成为，超越了芸芸众生的超越者，成为神圣者，并不是说它认定了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神圣的，而是它的生命必须是超越的、神圣的、崇高的，比你们的神更加神圣，更加真实，因而必定比你们这些凡人，更加神圣和真实。极端地讲，倘若所有人都成为了它心中的神圣，那么它便不再是神圣！倘若所有人都去拥抱自然，那么它还得再创造出一个超

越那自然的超自然，然后去拥抱它！

现在它实践了它的生命的那种神圣与真实，它成为了虚无，神圣和虚无是一回事，投身于深渊的火山熔岩之中，它连骨灰渣都不会剩下，它的夙愿、它的苦难，在它的神圣之中变成了真正的泡影。它应当去成为佛教徒，绞尽脑汁用最直观也最幼稚的方式，去谈论真空的妙有，最终换来的也不过是妄想与执着罢了。恩培多克勒啊，我的敌人，佛教徒们供养了它们的佛祖菩萨，而基督徒们则供养了它们的上帝，所有的教义都出自它们的理解，就像是人们总是习以为常地把人性和道德捆绑在一起，这是道德主义者们的教义，而我却坚持：人性是先于道德的！我不会倒过来，用知足或是善恶铸成人性。感性与理性作为来源，永远先于它们的结果，对于人性，用善恶去束缚是没有道理的，它超越自然，超越知足，也超越善恶，它完全是它自己，它不是神圣的，也不是全能的，不是无限的，它的界限就是身为人（的同一性）的边界，也就是自由在同一性上的边界。自由不是放纵，甚至——人以其关于“人性的”及“理性（审美）的”照见及照作史，亦即是关于“一切真实”及“艺术”的探究与创造的历史，实质上是它们就其自身或是关于这个“自由”本身的探究史。于是人生就好比是作画（简单地讲）：是在有限的二维纸面上，进行的关于“线”或“颜色”的秩序的创作。然而真正的人生远更复杂，“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体问题，而必要牵涉社会性，不仅仅是个人的秩序，更要关心它的社会的秩序。于是从这个角度讲，宗教有其存在的理由，它既要实现个人的秩序，追求某种无限，也要实现团体的，教会组织章程及教规。

理性总是企图要追求某种无限，无论是佛教还是基督教，就连艺术也是如此，但源于理性本身的界限，其结果也必然有界，因此这种无限也只是理性映射的“乌托邦”，理性永远应当落在它的界限之内，这是一贯属于它的活动范围，艺术如此，因而不至于落入“歇斯底里”，从属于艺术中的宗教亦是如此。抒情诗人的艺术，始终落在了虚空，所以我的敌人，恩培多克勒，或许也只是我的理性，追逐了无限的产物，它只是我的虚无的梦境，而那些作为我的理性界限之中的，都势必意义，那些作为其外的，都势必幻梦，这样看来，许佩里翁，也只是诗人的幻梦。而现实中的你我，现实中的我们的人生，因着它们的具有界限的理性形式，即其形式始终是你我的理性，而不会超越其界限，所以是反小说的——是反虚构（这里的虚构，是指毫无理性界限里的依托或本质），是反无限的。甚至严格来说，虚构与无限的小说化，是反艺术的！所以真实的你，一定是反我眼中的，关于你的无限，它根本不是对你的理解，而是对你的“小说化”。

对你的“小说化”，或者说我眼中的关于你的无限，当然也就包括了种族主义意识，当然还有性别的不平等等，女权主义一旦超出它自身的范围，就会沦为同男权相同的无限，我认为

真正的女权主义，基于其反男权“不平等”的意志，其根本主张应当是“我的血液里没有从属，我的生存里没有奴役”，而不是女性高于男性的意志，否则作为女性的你的眼中的男人，实际上是那个活生生的人——唯一超越他人的经验与理性的，超越他人的现象与意义的，就像是那活生生的人总是超越了任何小说家笔下的人物，就像是我超越了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就会被你抛弃，取而代之的，你所认同或肯定的，是那个你眼中的无限。事实上，任何无限都是反人类的，道德主义就是一种小说式生活，永远浮于虚伪，人们从它那里获得的启示，也只是一种被捏造了的艺术品，是浮于天空之上的沉思，读者对它所产生的共鸣，也只是读者自己的刻意为之的妄想的创作。那么说来，小说家就是了解到，读者们的普遍的刻意为之的妄想，这就是一位小说家首先要成为一位读者。人的生存与生活，或者说人的活生生的全部，都不是绝对的无限的，而理性的创作，以及祛魅，实际上是一种对无限的对抗。所以理性总是“企图追求无限”，以及“实际上对抗无限”，在这样一种向外的欲望以及向内的力量的平衡中，理性成就了其自身。理性关于其自身的成就，或者说微观上在这样两种力量的平衡上，它实际上只是作为了自我的表现，不可否认的是，来源于理性的知识——即费希特所谓的真正的知识——只是”自我“的创造活动（同时作为结果），所以理性自身，或者说在微观上这种平衡，是完全的个性的、差异化的。没有“唯一”对象的标准，没有“重复”实体的桎梏，逻辑学也只能是“差异化个体”彼此之间的在逻辑学上的普遍性的规律。我们要认清这一点，否则就会陷入完全由我们自己挖就的陷阱中去。

缪斯（赫莫克拉提斯）：

说起由我们自己所挖就的陷阱，我们所误解最大的莫过于人的资本，那些反对资本主义的人，所反对的是“不公平”，但它们却不仅将它与“不平均”混淆起来，以为公平就是平均，还将它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以为资本主义就是不公平的经济制度，因而它们必然忽视了“资本”根本上来源于人。金钱与财富，并不是源于人对金银的虚无缥缈的偏爱，或者虚无缥缈的贪欲：一切货币之所以能成为货币，是因为它们总能够被（认同）兑换成人们所需求（生存与生活）之物，并且人之所以有物质欲望，是来自于将它们财富化、资本化，而一切财富化、资本化的行为都是为了积累自身（需求）的成本，成本的积累是需求的驱力。资本主义并不是不公平的根源，倘若资本主义能够被人们严格贯彻，并且人们不带有色眼镜去看待或至少应认清，不法之徒与资本主义者的区别，不被激情左右，视利润至上的企业以及需求至上的消费者为魔鬼，所谓视金钱如粪土的人，是没有资格享受自由与财富的，至少它无法为自己的需求埋单，它无法为自身的行为承担责任，还要将经济与道德彻底区分开，交易活动的双方各自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以自身成本最小化为根本原则，消费者希望企业免费且超额

满足自己的需求，企业则希望从消费者那里获得更多的收入且不给予它任何服务，而双方的交易活动正是起于这两个极端，终于合二为一：消费者希望企业超额满足自己的需求且付出最小的成本，企业则希望从消费者那里获得更多的利润（收入与给予服务差值的最大化）。不要于是试图冠以两者“自私自利”的帽子，继而将经济活动看作是人类道德世界最龌龊的艺术品，你可以被他人供养，于是可以高尚，甚至于是可以无欲无求，但不要把自己所谓的高尚，视作人类（世俗）生活的唯一标准，在人类社会中，任何一个可以高尚的人，任何一个能够去追求无欲无求的人，背后一定有或许不止一个人，它们正以它以为的最龌龊的方式供养着它。那些寺庙里念着阿弥陀佛的人，凭什么能存活在人世间，它们的生活需求的成本，不正是那些它们声嘶力竭地声讨的、蔑视的欲望世界中的平凡斗士们所供养的吗？！这就像是声称“劳动快乐论”的马克思并不劳动一样，这才是真正的不公平！即每个人的一切需求，都应当由自己的成本去补偿，个人如是，企业也如是，企业不能以员工个人的成本（如劳动量的增长、承担相应的责任范围变大、薪资的减少等）去补偿公司的利润需求（如裁撤部分岗位）习以为常因而便认定这样做就是正当的，企业的需求应当由企业自身的成本去补偿！这个成本当然也包含了企业因其需求所造成的可能风险的损失。企业不能既获利又让员工个人去承担此利的风险损失。

缪斯（赫莫克拉提斯）：

现在，你们中的部分人或许认定我，是在临死之前胡言乱语，就好像女人们被男人们奴役，不仅仅是家务活，连孩子的起居生活的一切，也变成了理所当然的，归根结底是因为，女人因为孩子所以自甘被奴役，它们大部分都后悔结婚，后悔与枕边的这个男人结为连理，但它们不得不忍让，它们不得不安贫守命，因为它们那一代女人就是这样，它们的社会轻贱离了婚还带着孩子的大龄女人，男人们不在乎，它们的女人是否后悔过，要与它们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你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安贫守命的人，是把奴役当作理所当然的人，所以对我的话嗤之以鼻，把我看作你们当中，最失败的典型挂在你们的月亮上，你们会说听上去貌似有道理，但实际上完全是狗屁，我能怪谁呢？我谁也责怪不了，你们中的更加年轻的一辈们，则埋头苦干，也不敢多说一句话，也不参与这场争论中，但这场战争却是为它们而打的，它们头上的乌云，以及它们的孩子头上的乌云，要在这里做一个了结，用我的生命，做一个了结，这不算奉献，更不是牺牲，因为我的死亡，是为了我自己的理想，就像是布鲁诺：它的死并不是为科学而献身，它是死于捍卫自己的宗教信仰，我的最宝贵的生命啊，也不会为他人而奉献出去，只可能为我自己的信奉而流逝。是的！那些想要杀死我的人，那些将毒酒端到我嘴跟前的人，也并不是因为科学或者青年们，而是因为我伤害了它们，我当众让它们

出了丑，它们并没有羞愧，而是恼怒，因为它们从来都不曾怀疑自己的知识，它们所怀疑的是，提出问题的人，以及这样做的目的。

所以现在，这成了我给予你们的最后一课，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马上将喝下跟前的毒酒，并且我比你们青年人多活了好些年，也收获到一些我所谓的永恒之物，我想在我死前，就在这里，将它们传承出去，不是唯物论式的将某个所谓的绝对的外部事物一代代传下去，而是通过你们的理解，通过你们的再创作，使它们——那些完全属于我的作品——在你们那里获得了新生：如今作为只属于你们的新的作品，教育使这一传承得以永恒下去——基于这一自我教育：你们自身的理解，或者说是你们的创作，最终是作为你们的意义，甚至是你们的现象——它并不是说始终且绝对，而是说这一过程将会永不断绝！但是与此同时，还需要时刻提防，即非理性主义的传承，一个国家主义、奴役作为其传统的社会，与其他民主社会最大的区别不是，肤色与语言，不是地域与白昼的时长，而是它们的精神，是它们的思想，非理性主义的传承之所以在这样的社会中一代一代永不断绝，是因为非理性主义总是最肤浅、最直观、最简单的一种，理性的升起有时也是需要成本的，而它的降下则容易得多，加上它的群体传染，于是一场星星之火的燎原大戏就这样在喧闹声中上演了。它们声称自己的国家是如何的崇尚和平，对国家版图的“肥大”归结为前朝遗事，而对比自己的历史，又以其悠久自豪不已，它们宣扬它们素未谋面的先祖，曾建立起一个个庞大的军事帝国，也对现代金融嗤之以鼻，把“为自己的行为埋单”以及“需求的民主所积累起来的财富及资本”视作人类的万恶之物，无视企业因需求民主所必然导致的业务扩张及其成本的上升，对成本繁荣、自由贸易与人口流动理论颇有怨言，对生产力提升、对生产力背后的需求亦颇有微词[8]，然而大街小巷那些“自由、民主、富强”的醒目横幅，它们却争相张贴，并引以为傲，可事实上，如果它们自身并不改变，或者说这一精神——非理性主义——的传统不断绝，那么这一“乌合之众”的所谓国富民强就永远只是它的一个梦而已，这个梦不是正在到来的路上，而是永远不会到来！

可是……你们中恐怕没有人会认同我的课程，你们大多数人都信仰恩培多克勒以及它脚下踩出的鲜花，你们其实真正信仰的，是它对你们美好未来的承诺，所以我们这个国家，求神拜佛的人特别多，它们要的仅仅就只是一个心安罢了，而这就是一个承诺，你并不需要做到，事实上你也决然是做不到的，但是它，这个承若，却能让你恩培多克勒的信徒——你的乌合之众——为你癫狂，为你歌功颂德，为你牺牲个人的一切（应该说“乌合之众”是没有“个

[8] 当生产力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是需求决定生产力。

人”这一概念的），乃至是自己的生命，或许信仰你的期许与承诺的此刻，它就没有个人的生命了，它只是践行了它作为狂女与走兽的命运而已，而真正的人：是没有所谓的命运的，那些试图桎梏它的所谓的虚无的命运，都在它践行着生而为人、生为自由本身的此刻，烟消云散了！

缪斯（赫莫克拉提斯）：

可是，还有人——啊！没错，就是你们，你们青年人，你们跑去向你们的父辈们告状，说我赫莫克拉提斯教坏了你们，正把你们带入歧途，你们的父辈跑来兴师问罪，你们躲在它们身后一言不发，默认它们讲的一切都是事实——你们虽然可恨，但值得我浪费我的口水，只因它如今一文不值，这也正是我今天要向你们坦白的课程，我不敢说我正在教会你们如何正确活着，因为我尊重你们自己的思想，那是你们对自己生存的看法，因为你们的生命是只属于你们自己的，这就是只属于你们的自由，是作为人或者说，作为个体的自由。

恩培多克勒之死，是一个十足的笑话！一个把人间视作地狱，而把深渊视作解脱、视作圣地的人，那么理所当然，人类繁衍就成了最大的罪恶，人应当去死，而不是图生，害人性命成了良医，这可不是我眼中的——永恒之物啊，而只是一个莫大的笑话，它嘲笑了所有奋不顾身，艰难图生的我们，即便是再多再大的疾病，也不曾让我们向它低头，不曾让我们认下那虚无的命运。我们活着，绝不是为了来承受苦难，绝不是为了品尝塔尔塔洛斯的可怕滋味，人间可不是地狱，也绝不能是地狱，而是乐园，否则人的繁衍就是原罪，生日宴会上响起的，怕将是哀歌，死亡竟成了解脱。恩培多克勒，和它的学生，最忠诚的一个，也是最煽动的一个，许佩里翁，悲观主义的最忠实的信徒，于是塑造了自己被桎梏的命运，它沉沦于它自己的沉重的苦难，“民族”成了它那舞台上的布景，所有那些它眼中的惨淡，都是作为它对其悲观主义的自证，最终死亡成了解脱，深渊成了圣地，它的希腊修辞课教它替换成，去与自然合一……啊！多么美好的愿景！是啊，许佩里翁一定是为了它的社会主义而战斗的，它最善于抒情，把所有美好的愿望堆砌在一起，那么问题也就随之而来，那么丑陋的又该呆在哪里呢？不错，它们就只能呆在现实里了。

而我，赤脚穿行于你们的狂热与煽动，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誓死捍卫并贯彻自身自由本性的人，我唯一能回应你们的，只能是一声叹息，仅此而已，并不是因为我自作清高，只因为我是个人自由主义者，并且我的理想社会，也是由个人自由而组成的，那些试图奴役我的集体意识，与民族意识，渴望我能以个人自由为成本，兑换你们所谓的集体道德与正义，那是不可能的！我并不是一个极端的彻底的反道德主义人士，在我的观念中，道德应当浮起于那些，探讨“基于个人自由的社会关系”之中的“现实世界”下的现实问题。

缪斯（赫莫克拉提斯）：

现在——我的朋友们！我的敌人们！那些要将我紧紧拥抱的，以及期盼着将我毒死的你们！拿出各自的小提琴和大提琴吧！拿出各自的长笛和圆号吧！（作为七音的）在这个舞台上，这个只属于我们自己的舞台上，我们来合作吧，去演奏出一首伟大的音乐作品，或许我们正感动着，或许我们正哭泣着，或许我们恐惧，亦或许我们群情激愤，而当听完"郭德堡变奏曲"，我们才真正意识到，你从一首音乐中，试图通过灭智去获得的任何的情感，那都是你自己的自我感动，而与（此）音乐的审美（或诞生）毫无关系——**他的情感实质上是附着他的边缘的"虚无"，而音乐则是他的"审美造就"**——或许有些音乐作家们在写作它的时候，也借助了自己作为纯粹聆听者的自我感动，可终究音乐所要到达的，并不是通过旋律与和声，去劫得作曲人当时当刻的纯粹情感——**你会发现事实上，也确实没有人会在意这个，相反它们更愿意这样定义音乐：在别人的歌曲里流自己的眼泪**——事实上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肯定这种纯粹的个人情绪的泄流，无论是作者还是聆听者的，作为了真正的音乐（而非噪音）的中心，至少我不这么肯定，而真正的中心其实是理性的自我指向。我想说的是，首先人是践行着它本身而活下去的，人是活生生的自由，你也可以说它是有机的，是自给自足的，它的生存总是正在冲破着黑暗[9]，而对于自我而言，情况则有趣的多：我眼中的"他"，但事实上他一直都是"我"，你和他只有在我的眼中才变成了你和他，对于每一个活生生人而言，对于每一个个体而言，始终都是"我"，我们通过音乐，所服务的不是"人"，而正是"自我"，对于每一个个体，而不是我眼中的他们，是我们，正通过理性给予我们，也不是知足，而是快乐——**我深以为它是与灰身灭智的自我感动完全不同，这里的自我感动只是自我情绪的抒发，我们又能从虚无中，创造出什么，能使我们获得真正的快乐？！**——真正的快乐，是掩藏在"灵魂"之中的，是直击"灵魂"的，而不是单纯的情绪而已。

美好的超脱的愿望，一旦落在现实中就变成了灾难——**所以太阳神从来不是什么美好与超脱的事物，它永远被困在它的信奉者的脑海中，而它之所以是悲剧的，就像"人终有一死"的终极理想，永远悬挂在人人头顶之上，又局限在人的理想之中，而这个终极理想一旦落在现实之中，成为了无比现实的当下，那么它便不再是悲剧了，它变成了焰火湮灭的一刹，变成了油尽灯枯的一瞬，沉重的鼓声永远，只响彻在人的悲剧舞台，当人不再为人的那一刻，属于它的悲剧不在！（并非超越）**——于是与其说自阿波罗，毋宁说是：自狄奥尼索斯和普罗米修斯以来，人民的声音才真正成为了上帝的声音——**这一点在自由经济中最为突**

[9] 活生生的自由，正是始终冲破黑暗。

出，因为消费者需求民主成了“真正的市场”——普罗米修斯反复念叨的“人民”，是它的理想国的真正本体，事实上，也是自由社会及其艺术发展的真正本体，我想说的是，艺术当是每一个人的权利，正如理性是每一个个体的一部分，当我们肯定国民是人，而非当受桎梏的奴隶。而音乐若是，成了那一部分人的特权：皇室与官僚，和音乐家或作曲家的，那么音乐厅里又该是谁，决定了今晚应去演奏谁的乐曲？于是音乐，要么成为一种命令，要么成为一小部分人的窃窃私语，并且总有一天，它会与 1789 年的巴士底狱同样的命运。我想说的是，真正的艺术，一定是为所有人的，因为它们本就自由！德彪西践行了圣洁等于神秘的理念，而励志将音乐变成一个封闭的科学——**我们要击败它，击败封闭，击败神秘主义，就必须要击败圣洁，事实上正是它，导致了恩培多克勒与许佩里翁之死**——还记得那句话吗：美好的超脱的愿望，一旦落在现实中就变成了灾难！圣洁一旦落到现实中去，就成了魔鬼，正如伟大的理性主义导师，狄奥尼索斯，升到它们的月亮上去，就成了癫狂。

最为癫狂的历史，那是发生自上个世纪，人类音乐史上的“天翻地覆的变革”，我之所以用这个貌似浮夸的成语，是因为无调性音乐对古典传统的革命——**但凡了解一点传统音乐的人，比如我，深知调性（的确立），在自巴洛克时代以来对音乐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古典时期**——我本人并不怎么研究音乐，对无调性的理解也非常有限，但勋伯格——**想到无调性音乐就会理所当然想到它**——甚至于是瓦格纳所着眼于的“非逻辑性与非理性的一面”，我是一如既往反对的！音乐，无论何时何地，都应当避免沦为歇斯底里，或者反过来说，歇斯底里无论如何，不能成为和谐的音乐！我说这些，并不是说我要“抹去”任何无调性音乐的出现——**就像勋伯格先生总是将它的新作品解释成是历史发展的合理结果**——我承认它的产生，正如我尊重它的提出者那样，我可以肯定它的产生具备一定程度的合理性，至少这种合理在宏大叙事中是可以被塑造出的，但这并不能够得出：凡是产生了的就一定伟大，就像你不能把经受过教育的听众们，当作这样的白痴：强调许多被公认的名作在早期都经历过理解上的混乱，以论证凡是不被接受的作品就一定伟大。[10]我借助对无调性音乐的批判，以确立自身

---

[10] 引用罗斯的《余下只有噪音：聆听 20 世纪》，郭建英译，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03。原文如下：勋伯格为他的早期无调性音乐寻找正当理由，强调这些作品的非逻辑性和非理性一面，应该说最能令人信服。从我们掌握的事实来看，他在创作这些作品时处于某种不由自主的状态，起草内容稠密的《期待》仅仅用了十七天时间。在整个过程中这位作曲家的感情都处在痉挛似的状态下——感到在性的方面被出卖、人格被抛弃、事业遭受耻辱。从勋伯格在 1908 年到 1913 年期间提供给友人们的见解当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这样的激荡情绪。他在给康定斯基的信上说：“艺术属于潜意识！一个人必须表现自己！直接表现自己！这不在于一个人的品位，或者出身，或者智力、知识、技能。”他在给作曲家兼钢琴家费卢齐奥·布佐尼的信上说：“我所要努力做到的是：从一切形式，一切连贯性、逻辑性的符号中获得彻底的解放。”他指导阿尔玛·马勒去留意听“色彩、噪音、光、声音、动感、瞬像、姿态”。
但是在公开言论中，勋伯格总要将他的近期作品解释成历史发展过程的合理结果。也许是出于反诘别人怀疑他已经发疯，勋伯格坚持说他别无选择只是做了他必须要做的事情。我们回头再引用那份 1910 年的节目说明书：音乐是“必然性”的产物。他不是把自己与过去的伟人巴赫、莫扎特、贝多芬分隔开来，而是视

与音乐当自“歇斯底里”中产生的观念的折断！我再三强调的是，歇斯底里中不可能产生任何音乐，而只会产生与音乐完全相对的“噪音”而已！大多数无调性的信徒们，试图在“噪音”的不断重复中，寻求那个被称作美的东西，勋伯格与它的追随者们，也竭力在“噪音”中建立起音乐的秩序，然而在它的视野中，充斥着社会达尔文主义与种族主义，它的艺术更是属于这样的潜意识：一个人必须表现自己，直接表现自己，歇斯底里地表现自己，表现自己最歇斯底里的一面，表现的不是自己的理智与操控自身情绪的能力，而是愚昧与不成熟！它在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所要做努力做到的是：从一切形式，一切连贯性、逻辑性的符号中获得彻底的解放。实际上翻译过来就是：我所要努力做到的是：像一条野狗一样。它自诩为理性主义的科学家，同时又竭力与理性主义划清界限，我想它的努力，应该是已经做到了。我始终以为，人们对无调性的探究，或许应局限于对作为审美的（纯粹）理性的边界的试探，而不是把“试探”变成韦伯恩的“折断”！噪音，在不断的重复聆听后，竟然变成了美妙的音乐，你可以把我的这番言论，视作是对新维也纳学派的批判，但追根到底，是对“无调性等于自由”的认知的拒绝，因为它让我想起了，在大部分人眼里，完全宣泄着个人的激情、性欲与怒火就是表现自由，于是它们把酒神制造出来，四处宣扬它们的梦与迷醉的精神，只是为了使自己成为野兽变得顺理成章，且真心以为这就是永恒不朽及其贯彻，把个体淹没在群体之中**——用“群体”消弭“个体”**——的“群体即正义”也是这般工具罢了，甚至你们中的一些人有意识地，使自我及其意识，掩藏在群体之中，借群体的名义使自己获得切实的利益，使“我们”（的正义）为掩藏在其中的“我”服务。我的批判，真正针对的，是非理性的一面。然而在无调性音乐中，我脑海里确实浮现的，是对美的秩序的折断，或许在它其中，也有关于美的新秩序——**那么请原谅我的“愚蠢”，我没有在歇斯底里中发现任何秩序**——但事实上我所直面到的，最深刻的逻辑恐怕是，捣毁或尽全力避免逻辑的逻辑。我的批判也许并非公允，但这确实是我，作为一名聆听者的判断——**总之，我欣赏不来它！或许酒神颂就应当配上这样的音乐，并且在它之中，多数人的暴政终于取代了民主，而民智则成功被驱逐了。**

缪斯（赫莫克拉提斯）：

啊，我听到你们中有人，呼喊了这个名字——**苏格拉底！**什么？难不成，你们以为我是苏格

自己为他们的传承，并且还指出很多已经公认的名作在问世之初都经历过理解上的混乱。（这一论据无法让一些受过教育的听众接受，这些人有充分的理由感到自己被当成傻瓜受愚弄。历史上固然有某些伟大作品起初不被接受，但由此并不能得出结论认为凡是不被接受的作品一定伟大。）勋伯格还自愿担当类似政治意义的作用，自称是“不协和音的解放者”，好像他的和声是几个世纪以来受奴役的民众。再有就是自诩为从事客观研究的科学家：“只要我们还没有解决包含在音调中的疑问，我们就丝毫不能松懈。”在后来年代中，他将自己比作横跨大西洋的飞行员或者北极探险家。

拉底？！哦不！不！我不是它，我永远也不可能成为它！我听过它的故事，那似乎是在梦里，在我的梦里，它叫苏格拉底，在我的现实里，我叫赫莫克拉提斯！我与它，有共同点：都被你们嫉恨，不同的是，我是如此真实，以至于我就是你们的每一个，而不是任何人眼中的他，这是我与它的唯一区别，也是全部。此刻管风琴应当被奏响，那被误解为是邪恶的化身啊，就让（每一个）我：坐在演奏者的位置上**——没错，这就是我的乐器——**在（每一个）我的舞台上，以及观众席上的，我眼中的，“你们和他们”，正作为我的这悲剧舞台的，“伴奏与聆听者”，哭泣吧！大笑吧！谁不是呢！为着自己即将到来的理性必然！谁也逃不掉，这是每一个我的宿命，我们无比痛苦，不断地练习死亡，通过见证周围人的死亡，我们无比痛苦，为我们的至亲挚友，为我们的双亲与我们的孩子，为它们的必然的坟墓，寝食难安，夜不能寐，我想悲观主义者们会对此感同身受，它们为诞生哭泣，因为正是它赐予了死亡，它们的眼中没有希望与未来，只有那一望无际的终点，但事实上啊，至少我正是这么认为的——**或许活着直到死亡，才是构成了完整的、真正的我，因此人是在自我的完整中冲破着虚无的，自我的完整必然要迎接死亡，这也预示着死亡，绝不是虚无或者拥抱虚无，它不是崇高者与虚无主义的信徒！**——因此，我想对你们说：悲观主义者啊，你们的唯一的道路恐怕只有：祈祷自己死在至亲与挚友、双亲与孩子的前面！

缪斯（赫莫克拉提斯）：

这是缪斯的独唱啊！“我”奏响了那最“邪恶”的声音！至少你们观众是这么认为的！对于赫莫克拉提斯也好，对于普罗米修斯也好，对于赫斯提亚也好……每一个“自我”的歌唱，而他人则应声成了观众！这是缪斯的独唱啊！此刻我赫莫克拉提斯，彼时我普罗米修斯，或是我赫斯提亚，我们之所以奏出了听众们最厌恶的音乐，是因为我只关心自己，这里只是我自己的舞台，他们说你道德败坏说你真是自私啊，他们说你不试图口算出社会整体的未来快乐程度而只关心你自己的未来利益啊，可难道不是吗，难道不应当吗，社会的本质是合作，是在“我们”当中看到每一个“我”的利益**——我们正通过劳动分工，它利用我们的个性以及各自舞台的不同，也利用我们的专攻提升了效率，啊是啊，沙漠里就不应当种植水果，海洋边就最适合船业与贸易，最后我们交易，将“我们的劳动成果”（同时也是“我们的生活需求”）与“货币”相互兑换。**就像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说的那样，这或许源自我们人类内在的某样东西，我更偏向于说那是人性，至少是它的延长，人性涉及了自然真实与道德真实，后者关乎“知足”之事，人关于自身对自身的这一基本道德（事实），作为了一切伦理的中心；而“自己快乐”、“众生不幸”，则是围绕在纯粹理性而展开的，我的意思是，倘若把它视作为，是人性关于纯粹理性方向的延长，那么它（还有经济学）便可看作是人性

的延长部分所涉及的问题，但必须与（纯粹）道德判断区别开来，后者关乎的是行为，事实上我想你把你所有的钱财都送给我，我还希望你过得比我痛苦——**这并不具备不道德判断——“我想”并不代表“它因此必然发生了”！**

比起道德主义与正义主义，我更倾向于说它——**社会合作、劳动分工与互惠的交易**——超越了它们，它更加倾向于人性，而非反人类。那么道德或正义主义的捍卫者这时就要反驳说，赫莫克拉提斯啊，难道你不知道，人性是恶的吗？我的回答是，哦！我当然不知道，那是你们总喜欢对人类的“一切事务”，都加以“道德与正义”的判断——**生死也被赋予了善恶，欲望也被赋予了道德，就连人性也难免成为曲木，难不成人的生存竟也要被道德超越？难不成自然与知足也要经道德判断的审问？难不成人类繁衍真的要变成了最根本的原罪？道德判断所要追究的，或许只是局限于社会中的，那基于相互尊重与互不侵犯，或许它的真正任务与意义或意志，是用以向法律过度的手段，它的中心应当是自然法**——你们说欲望是邪恶的，你们说资本主义是邪恶的，说私有制是邪恶的，但口口声声却支持民主（民主中包括了私有制继而消费者需求民主），你们又说贫困是邪恶的，你们有时又说富有是邪恶的，但一谈论到国富民强，它又正确了，哦还有，你们还说管风琴音乐是邪恶的，你们反对独裁（支持民主），同时又对优先忠于党派的军队毫不吝啬你们最热烈的掌声，归根结底你们的非理性主义传统正在主导你们的一切认知，那些所谓的爱国者们，实际上并不会把隔壁王阿姨家的苦难当回事，至少比起自己亲人的吃喝拉撒，为陌生人考虑的自觉性，人类从来没有这样的自觉性，可它们(是的，是它们)却扛起了所谓“民族”的大旗，它们真正关心的，并不是那些真正受苦的，“曾经”活生生的陌生人，也不会关心这些真正苦难的，正在受苦的陌生人，它们实际上关心的，是它们自己的“民族主义”——**自觉性永远是落在自己身上的**——它们对历史书上的那些，早已化作尘埃的别人家的隔壁王阿姨们，爆发最炽热的怒火！它们说，这并不是“王阿姨”的问题，而是超越了前者的“民族”问题，那么我想说的是，倘若它们口中的那个“民族”，是超越了每一个曾经真实的王阿姨，那么这个“民族”事实上，就与每一个王阿姨没有什么关系，而只是民族主义者们在宣泄着它们的群体暴政，并试图将这一多数人的暴政，变成了一项，听上去十分正义的事业。在这个充斥着“道德与正义”的世界里，它们二者的虚无性在“法律的成熟”中体现了出来，此刻道德将被法律取代，而正义也成为了多数人的暴政——**不仅仅是当下的人们：反理性主义者以及权力者，甚至包括以往的人们即传统教化的奴役**——事实上，这正是普罗米修斯，自《自由的理想国及其背叛》脱稿后的第三年出逃南方岛的根本原因，理想国成为了历史，而究其原因：它（理想国）没有忠于国家的军队，军队忠于政党，忠于它的领袖，因而当人们为自己国家的政治未

来而担忧并发声不满，军队就成了捍卫朝廷利益、对真正的爱国人士威逼利诱的最坚固的后盾。军队优先（或唯一）忠于“政党及其领袖”**——政党的本质是特权，是围绕着特权利益的群体，其中权力的自上而下往往就是人事任免与权益关系——**它更没有自由主义的人民，而是习惯于在被威逼利诱后，迅速学会了被驯化地活着。于是自由的理想国没有能力捍卫自身，它没有属于人民自己的军队，人民更没有能力捍卫它们的自由，于是民主只可能成为独裁者的衣冠。归根结底，是的，又是归根结底，道德与正义只是它们信徒的口号，经不住理性的怀疑声音，它们（道德与正义）只是随便说说而已，真正的关键还是在于人自己，使它们能够看清，什么是政治作秀，什么是民主的背叛，当一些人试图让你，为主权大于（或先于）人权鼓掌的时候，你当清楚，这是独夫国贼的圈套，因为它的逻辑势必将肯定：我们虐待自己的妻子儿女，狠狠抽着老母亲的嘴巴，这是我们的家务事，是内政，外人不得干涉！今天当它们有足够的脸面宣称，圈禁与强迫是迫不得已的集体主义代价，那么明天所有人都会成为它们脸面足够的代价。普罗米修斯的理想国的失败，在其他方面或问题上也很早就显露出来，忒弥斯最早发出了这样的忠告：行政面前无法律，法律面前无正义！它还说：

法律的精神是反正义的，主张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它宣扬的不是，你不能做哪些事，而是你要为你做的事负责，行政则是正义主义，主张或导向，你不能做哪些事，你要是做了这些事，你会付出更多的代价，而这些超越的代价或成本，就是行政或正义对你的要求……法律的完善，就是淡化行政的管理意志……人民要用法律意志，抵抗行政者的人治。

作为忒弥斯的信徒，我接受法律主义而反对正义，不仅仅因为正义是虚无的，那些我们为正义做的辩护，仅仅是来自于我们的一腔热血，事实上它没有任何用处，不会改变任何事情，至少不会将事情引向更好的出路，更多的则是宣泄与同归于寂，法律所超越的个人情感，事实上(至少我这么认为)正是那毫无用处的情绪宣泄，这就意味着法律是理性主义的，并且行政的强化本身，意味着行政者们对人民教化与奴役的强化，现行最好的方式是，用法律去约束行政者的权力，降低奴役的程度，但却并不能消灭。普罗米修斯既强调，人民的意志高于行政者的，又肯定行政那额外的代价，我不认为这是理智的。毕竟，肯定行政那额外的代价的管理意志，就是否定人民关于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共利”社会的自觉性。因此，我的主张是，在政府行政权力中,将行政的额外处罚（忒弥斯主义“等价偿还”以外的部分）管

理全部抛弃，仅保留例如对特殊群体的生存需求成本的补助（在市场经济范围外[11]）。这并不表示市场经济的逻辑就此被破坏，而是让市场经济始终建立在，一个保障了弱势群体生存的社会之上。

缪斯（赫莫克拉提斯）：

真正使我在即将赴死的当下，依然想说这些的，是为了你们，你们坐在观众席上，我不知你们如今是何种情绪——**是愤怒？是悲伤？还是满脸无辜？**——你们的父辈们跑来控诉我的不是，我就像是苏格拉底一样，教坏了你们，败坏了道德，不敬它们的神明，而你们，就像是王尔德的情夫那样，在台下满脸无辜的作态，可我不怪你们，我有什么理由责怪你们呢？你们做了你们认为无比正确的事情，把王尔德推入监狱，把《莎乐美》带入人间。王尔德写《莎乐美》，不是在写莎乐美，而是在写他自己。如今苏格拉底变成了我的《莎乐美》，道德主义者们的暴政，如今成了我的世界中最大的正义，这正义宣告我是不得好死的人，是我的世界里我的舞台上下，最邪恶的人，我必须承认这一点，否则我的死就是荒谬的，那么同样的我的生也就是荒谬的！哎呀，何尝不是呢？谁人的生首先不是荒谬的呢？我们谁能自愿来到我们的世界里，注定我们自身的悲剧？当我的妻子躺在医院的床榻上，迎来她的第一个或许也是唯一一个孩子的时候，她忍不住向我哭诉：那孩子，那个新生，她将因她生而为女人而苦难一生：她的一生苦难，我们给的，我们对不起她！那么我想，我们的社会，繁衍就是最大的罪恶，因为谁也无法完全决定孩子的性别。同样的，在一个奴役制度的社会里，繁衍同样是罪大恶极，因为每一个新生都将被它们的世界奴役，还包括性别主义、民族主义、它们所在的社会的传统和语言，甚至更进一步的，对于所有人，繁衍是根本的罪恶，不仅包括前面所讲到的种种，还有生老病死和血缘——**我不禁联想到，我们的父母究竟是爱我的灵魂，爱着这个我，还是爱它们的血缘呢？恐怕真相是后者吧，那这个我，岂不是被它们的血缘奴役着的吗？！**——新生儿恐怕意味着，（未来）悲剧舞台上的主角的登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父母的死亡对它们的孩子而言是血缘奴役的解脱，而自己的死就是一切罪恶的解脱。可我们知道这不对！这不对啊！！这当然是不对的！！！新生的赞歌难不成，得换成一曲曲悲歌？！人类的生存与繁衍啊，我该用什么来拯救你的理性正当，人类的伦理啊，我该用什么来拯救你的道德化，我又该用什么来拯救人类世俗？用什么来对抗俄耳浦斯的虚无主义？我想唯一的挽救是：倘若我们的世界，不是乐园，而是坟场，繁衍才真正成为了人

[11] 市场经济要解决的，并不是以开展盈利最大化的手段，使有财产的人进一步多地获得满足，而是使每个人都应当为自己的经济行为负责，人的需求是有成本的！这个规则，无论是放在富人那里还是穷人那里都是一致的。那些因特殊原因无法从事劳动生产，无法为自身生存需求承担相应成本的人，此刻政府存在的必要性（即政府救济与补助）就彰显出来了。

间最大的罪恶！于是这一切就变成了**——我们的世界，你究竟是乐园还是坟地？**

缪斯（赫莫克拉提斯）：

是乐园，还是坟地？！奴役的烈焰，即便是穿过文艺复兴与启蒙，可依旧疯狂燃烧，我们该如何评价我们的世界呢？难不成这就是我们人类的本性或者说智慧？!我们烧毁了彼特拉克的诗文，焚尽了提香的画卷，我们把英国佬赶出了我们的世界，我们以它们的启蒙运动与自由主义为耻，我们嘲笑它们的群体免疫，我们把古希腊、罗马和美利坚合众国的真正传统，也从人类的理想中驱逐出去，只因我们对民族主义有所需求，我们对"唯一的声音"着迷，为"唯一的颜色"喝彩，我们排斥邻国，噢不：我们实际上排斥的是，所有人！我们不爱其他任何国家的人民以及它们的智慧**——出于对它们的无知与恐惧**，我们其实也不爱自己人民，在我们眼里自己人倒成了真正的猪猡!我们不允许猪仔们移居国外，它们被套上了"不爱国"与"背叛"的帽子，那要么是出于嫉妒**——我们都是牛马，它们凭什么……**——要么是出于愚昧，因为我们自己也在其他城市工作或移居，却从来不会认为，这是一种"不爱家乡"或"背叛家乡"的行为。我现在讲的这些，正是我们当下的时代面貌，或者说是我们这些人的普遍面貌，反奴役的意志早已失效了，无论是对宗教还是政治，曾经的宣言如今被遗忘了，曾经的既已完成的辩论，如今又争执起来了，曾经承受的苦难，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又再现了，我们反理性主义社会的火焰，正不断蔓延，似乎要将全世界、全人类焚烧殆尽，我们对我们的孩子的未来，逐渐变得忧心忡忡，每天每刻都在上演**——它们对于被降生这件事的悔恨！**我们的世界，往昔的全球化也在崩溃，瘟疫的降临只是一个导火索，它并不是根源，战争终于爆发，仇恨与民族主义使"合作与分工"的逻辑支离破碎，奴役与贫穷再次君临人间天下。

但是哲学，总是要为"乐园"建立起合法性的！有些人会觉得，这是远离实际的空想，它们把实际放在嘴边，似乎已经把乐园做虚无的宣判。可我不这么认为，毕竟心心念念执着于脱离生死流转的人是不可能成佛的，心心念念执着于实际的人，也是不可能所言皆实际的——**实际与宣扬实际是两个概念**——这也就使"乐园"的建立看到了希望！如果我们把繁衍看作是一种奴役，新生儿不是自愿降生于这个家庭，是被迫肯定它的父母与社会，是被迫站在了生老病死的舞台上，是被迫卷入了性别主义、民族主义等社会问题的漩涡里……那么或许，父母对孩子的爱，正是基于它们对这一奴役的愧疚及补偿——**那些未曾愧疚，或者绝不承认这一点的人，或许并不怎么爱它们的孩子**——也正是这一原因，至少我从我的夫人的身上看到它，这个世界，因为这个爱，我们的世界，就绝不是坟场！

第四部分

[台上灯光逐渐变得更亮。]

缪斯（赫莫克拉提斯）：

这种爱伴随作为父母的一生，补偿是直到它们（作为父母）死亡才完成的。它们把祝福与美好，给予它们的孩子，而疾病与不幸，则尽力远离，它们竭尽全力保护，甚至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而最终，它们终是以自己的死亡，偿清了它们对自己的孩子，生而为人的苦难，与悲剧的赋予。每一个人都不是，自愿登上它们的悲剧舞台上的，而就在它们的父母的死亡的那一刻，那一切的亏欠，都将被偿还干净。此刻，它们站在它们的悲剧舞台上的此刻，不用再去追溯这不幸的根源，此刻——它们就是站在，它们的悲剧舞台上的演出者，它们要做的就是，去冲破黑暗，去破除虚无，去生存！去生活！

缪斯（赫莫克拉提斯）：

这个世界，我们的世界，必是乐园，当我们还在为生存而尽享物质与欢乐，为死亡而一筹莫展或恸哭，这个世界——我们的世界——就决然还是乐园！即便台上，偶然跳出几个不和谐音，甚至是演奏着令人不悦的无调性，可（自我）生存的本性啊，就是要使自己所生存的世界，成为乐园，我们的审美，就是要使我们的世界，成为使我们最为欢乐的美的化身，自我所追求的——永远是快乐，只要“我”——缪斯——站在“我”的悲剧舞台上，歌唱依旧，“我”所始终正在建立的，便一定是“我的乐园”！

正是如此啊！我们的世界，不论正在经历什么，它们总是要向着，这样的方向前进的：这其实正是我们，我们人类，总是为使我们的繁衍，不至于落入恩培多克勒的深渊，总是为了使我们的世界终于成为了“乐园”，为建立“我们的乐园”，而非坟场，使繁衍成为罪恶，我们为我们的繁衍，也为使我们自己的生存获得（理性的）合法性，性别主义、民族主义、宗教主义、悲观主义、反全球化世界、反理性主义及其社会等，终要在人类（共同的）理性主义的大调上迈向覆灭！

[缪斯侧过身]

缪斯（卡利俄帕）：

啊！我的丈夫，我的夫君！我孩子的生生父亲！停止吧，请停止你的演说！燃烧的森林需要的不是水，而是毁灭！曾有人对我说，婚姻是建立在理性上的疯狂，但我却觉得这是污蔑了理性！社会合作关系的破除，经济学也不再适用，取而代之的是，猜先式的信任与私有制的瓦解。现在我就是如此想的——只剩下疯狂而已！我这么说并不是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劝诫别人信奉：婚姻就是坟墓，但至少它不是你们曾以为是的天堂！哲学家告诫我们，无论是未婚还是已婚，都会使我们后悔，但我想说的却是：未婚虽使你后悔，但你死后的继承权，绝不会是一个，和你毫无血缘关系的人！如果你就此认为婚姻，是超越血缘关系的，那么我想说的倒是，婚姻将两个毫无干系的人捆绑在一起，并企图借着那所谓的爱情，那说脆弱却坚强，说坚强却极度脆弱的爱情，便想建立起人类伦理的大厦，这是多么荒谬的事情啊！可我还是坐上了“伊阿宋的贼船”，虽然你不像他那样薄情寡义，但你给我与我们的孩子带来的痛苦，却丝毫也不逊于，那伊阿宋带给美狄亚与她的孩子们的！
阿波罗啊！我的丈夫，我孩子的父亲！你的宙斯，你的父亲，给了你九十年的生命，你用了五十五年，学会并创造了这个“你的世界”。你或许是对的，甚至完全正确，可是你可曾想过，假如真的如此，为什么你今日所面临的，还会是这般处境？！假如你的语言总是散发着真理的气息，你的真善美是你的世界的唯一回答，那么为什么你的世界却容不下你，要将你毁灭？！假如你果真生不逢时，你断然是不会生出这些个生不逢时的思想的。阿波罗啊！我的丈夫，我孩子的父亲，或许你的这句话是讲对了，你说人类社会的一切事物，不是建立在正义与道德之上，不是建立在神圣与牺牲之上，而是建立在每一个人的“（作为父母）对孩子的亏欠的爱、（作为孩子）把父母的这种爱作为自己生存的基础；对普遍共同认同之物与道德的教化与每一个人的虚荣心”等等，我想你这所谓的基础，应该简单地说是个人的世俗心理。但是你的生活却远离着世俗！你像苏格拉底一样，四处招罪于人，忘记了你的行为，就像是天上的月亮一样遥不可及，而你得罪的那些人，就是这些当下渴望你死去的人，也包括我，是那么的世俗，“我”（们）站队，不是因为它本就正义或是神圣，而是因为挨着“他们”的共同肯定或是传统的教化，以及在“他们”特别是亲朋好友的面前，因“他们”的传统与正义，因这种多数人的暴政，满足了“我”（们）的虚荣心，“我”（们）是正义之辈，是英雄，会特别有面子，仅此而已。啊！尽管嘲笑我们吧！可我们就是如此世俗的人，谁人不是呢？！当你步下奥林匹斯山的时候，你要成为的，难道不正是，真正的人吗？那就是世俗的人啊！如今我们生而为人，你却又把世俗嘲笑，人难道不正是，无知又不自知，并且遇见比自己更聪慧、日子过得比自己更好便心存嫉妒的吗？所以啊，令人愤恨的审判，如今便落到了你的头上！

缪斯（卡利俄帕）：

因此，你把世俗嘲笑，你自知无知，四处显露出自己超人的理智，现在你的处境，正是这样做的后果：你被世俗审判，被世俗的正义宣告有罪，世俗判你有罪，判你死刑，不是要消灭你，而是要让你的“自知无知以及四处显露出自己超人的理智”，反过来使你痛苦，因为他们最先受到了它带来的痛苦，如今叫你也品尝这痛苦的滋味，这就是正义！

缪斯（赫莫克拉提斯）：

我的卡利俄帕，我的爱人！我的父亲，那个宙斯，它的意志，或者说一个父亲的愿望，是它的孩子，能活得足够长久，至少要死在自己的后头，好为自己养老送终，可事实往往并非如此，人的生命啊，可不是说定就定，生命不是宿命，不是束缚在时间与空间中的万物，于是人们总说生命是无常的，这是自由，但同时也使我们恐惧，不知何时人就突然死去，失去了它的生命，失去了它的一切。啊！我这短暂又长久的五十五年生命，我没有突然死去，而是准备好了，要去奔向我的终点！因此，比起那些人，我是足够幸运的！我更加幸运的是，我自认为已经掌握了时间的真谛，那就是生命的流逝，那么“此刻”：便是生存着的当下，外加记忆罢了，可是记忆啊，它真的足够可靠吗？我并不这么认为！“我们的世界”的时间观，所依靠的是文字与纸张，是文本与口口相传，可是如果它们并不足够可靠，或者说倘若对记忆的记录不足够可靠，那么“此时此刻”，所能真正依靠的，恐怕就只是——生存着的当下，以及生命的自然流逝的趋势！卡利俄帕啊，我的爱人！你应是那最了解我的人，但事实却非如是：噢……你可知……真正使我感到痛苦的，不是它们盼着我死，而是你！你可曾听说，有两件根本虚无的东西，人们却穷其一生去追求——那就是“神圣”与“正义”！你说我嘲笑世俗，可事实上，又是谁驱散了，奥林匹斯山上迷雾般的神圣？！我竭我所能做的，并不是嘲笑世俗啊，卡利俄帕，而是启蒙并引导人们，去奏响那本属于它们的理智声音！我所深恶痛绝的，不是世俗！恰恰是愚昧！愚昧啊，那不是人该过的生活，而我们却过得习以为常，然后深以为真！

这是多么可怕啊，难道不是吗——我们的社会，当下正处于反理性主义的潮流。我们出于我们的正义，满心以为所有的穷人与富人的需求应当一致，且不论人人各异，就拿一个最极端的例子：不参与社会合作或劳动分工的人，如果也可以获得相当的财富，那么这个社会不会有哪怕一个不躺平的人，那么这样的社会，哪里会有生存之所需的东西，哪里会有不竭的食物，哪里会有干净卫生的衣物，哪里会有不断进步的医疗技术与药品，人类将使它们自己陷入蒙昧与黑暗。因此经济学家要追求的，不是如何使穷人与富人享有同样的财富，不是让每一个直接生产劳斯莱斯车的流水线工人同华尔街精英一样能够买得起一辆劳斯莱斯，而是建

立一套这样的理性，它让那些不愿意参与社会合作或劳动分工的人一无所有，并迫使它们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甚至是最基本的需求）而不得不参与经济这一社会关系活动。而使那些身体残疾、无力承担生存成本的弱势群体，获得一定的补贴得以承担，则是政府行政需要做的事情，包括人道主义救助，包括退休职工医疗与养老问题的补助。可是我们的社会，正向着我一贯最痛恨的那个方向发展着，人们实际上需要的却是返祖式的正义，是蒙昧时期所倚赖的道德。如此早已不是个人，而是成了一个普遍的潮流。我所要打败的，卡利俄帕，正是这样的反理性潮流，而不是世俗！世俗并不是鼓励我们这样的时代，世俗当站在人以及它所应当的生活那边。世俗的对立面是神圣，因而是反虚无主义的力量，那么它必然是理性主义的，而绝不是反理智的帮凶！什么是世俗？！——人的一切事务，不能超越人自身！于是即便是神圣也要被牢牢束缚在人之中，而一切被称之为崇高的行为，都应被怀疑，人所做的它们称之为善举，若不被受助者肯定，乃至称赞便会心生怨恨，被人的感官感觉所现的万物，一旦被拼接、塑造，继而立于人之外的世界，使其成为代替上帝的神圣者，便即刻虚无！那些你们所谓的精英，正在联合国会场上讨论着，那貌似崇高的正义与邪恶、战争与和平的人们，它们的言论所围绕的，是基于它们的生存之上，以及个人理解。而至于我，为什么会落入如此境地，卡利俄帕啊，你应当知道了，我们所处的，正是一个反理智的、虚无主义的时代！在这里，人命贱如蝼蚁，人人都成了这样的社会牢笼里的猪仔，我这样说可绝不是危言耸听，一切反人文主义的，一切个人命运——它的世界与未来——如若不能完全由它自己来决定，那便是奴役！而我却是一个另类，于是我便成了这个社会的败类！

缪斯（卡利俄帕）：

你把自己说得那么高尚，就是把别人比得那么卑贱！如此，这个愚昧社会怎还会容得下你呢？！你的言行确实实践了你自己，可是你是否实践了作为丈夫的你，或是作为父亲的你呢？我认为你没有！你拒绝这个，当前脚下的你所谓的坑洞，而去眺望那个远离它的，你所谓的人的理想，你注定坠入深渊，粉身碎骨！你脚下的坑洞，即便再黑暗它也切实，这个虚无主义盛行的国家，甚至是全世界，如今真实地把握着你的生存的权利，借着那民主的名义，使你眺望的理想，再光明它也遥远。做一个切实的人吧，我们都知道，这个民主社会面具下的真面目是什么，有时它只是一个对外做生意的铭牌，就像一个商标一样，但更多的是，把狼披着羊皮称作羊，它实质上是独裁者，或者是少数特权利益者的民主外衣，这层外衣最大的作用不是民主本身，而是使一切重大决定的风险，转嫁给一个“乌合之众”，而它们个人绝不承担！换句话说，它们可以坚称自己始终是“清清白白”的，即便是在清点自己特权的时候，也一样感受到了正义，噢，做一个切实的人吧，切实的人就要向当下低头，如果这个世界，

正如你所言，它是猪圈，那么也便要做那一群猪中的一个，好使我们安生，使我们生存！这就是切实的人啊，阿波罗，我的丈夫，我孩子的父亲，不然你结的什么婚，生的什么孩子，你便是对不起我，你的妻子，更对不起那个，你的孩子。阿波罗啊，你果真对的起我们吗？你带给你的妻子的，是贫穷，是守寡，是看不到头的苦日子，你带给你孩子的，是被嘲笑，是被欺辱，是烙印了“死刑犯之子”的名号！啊……阿波罗啊！你应该去死！作为丈夫，你应当死去，作为父亲，你应当死去！为了我，也是为了你的孩子，为了不使我们日后被欺凌，我们要与你斩断关系，我们要大义灭亲，我和你的孩子，我们要亲自把这毒酒，送到你的嘴边，看着你喝进肚子，在你的血管里流淌、沸腾，看着你闭上了双眼，直到断气！这是我们的唯一的“生路”！这是自我的现实！

缪斯（赫莫克拉提斯）：

我已经听见了，贝多芬的“丧钟曲”在我头顶上——被敲响了！只是我并没有想到，敲响它的人不是别人，而是你——我的爱人，我的卡利俄帕！我的卡利俄帕，我的爱人，你困在了你的悲剧舞台上，而我即将与我的舞台一同落幕，我曾经的朋友告诉我，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无须感到恐惧，只要它的一生不再悔恨，不再留有遗憾，可是我却觉得，死亡本身就是遗憾！我的卡利俄帕噢，我的爱人噢，如果悲剧真的可以被超越，那么一定是艺术！理性的最高形式，或者说它的最高理想与目的：不是神圣，不是上帝，不是十全十美、无所不能之物，而是美！所以我的“美”不能如历史、如物质那样成为代替了上帝的绝对者。而不同于我们的世界中的万物，人“看到”了悲剧，“理解”悲剧，创造了悲剧，使我们站在了这个，我们自己的悲剧舞台上，而倘若我们的悲剧，在理性上终于被超越，即是在审美中被超越，那么理性的最高目的——美，必然能超越悲剧！我的卡利俄帕啊，我的爱人啊，你可愿为我歌唱，为我创作一曲使我这，于黑暗中的一束光明，那耀目的巨大光束中的一束——让我落幕；为人类繁衍也唱响赞歌啊，在黑暗的不断冲破中，在不断生存的乐园中——让我永恒！

缪斯（卡利俄帕）：

我的丈夫啊，我孩子的父亲，喝下我这手中的毒酒，去死吧！你的任何宣讲都不及，你喝下它，来使我更加关心。因为这是我和你的孩子，我们两个人的唯一的生路，就像饿得发狂的野狗除了肉，眼中不再能容下任何其他的东西。

缪斯（赫莫克拉提斯）：

既然如此，我便成全了你！为使你的生存的权利不致被侵害！就让我为自己吟唱吧：（下方粗体为台下观众席缪斯合唱队）

啊 神 ——，你的 震怒 之日 啊，我 来为你 送 葬！

送葬啊 为你们 一同 送葬，——，让毒酒 徜徉于 你们的 鲜血中，

为你 我 一同 送葬吧，我 把要倾入 我胃里的 毒酒，也灌入了 你的 长 喉，

让鲜血 徜徉于 —— 毒酒之中，——，我们早已 热血沸腾 ——，

你 ——，系 虚 无 啊，我 ——, 即 世 俗 噢，

人们管这 ——，为神圣 ——，管那 ——，为罪人——，

诗人的 呐喊啊 ——，聆听者的 悲壮啊 ——，终于 把 你 燃烧，

燃烧呐 焚烬呐 吞噬呐 我们血脉偾张，——，架起我们的 十字架 —— 来吧，

把你 焚烬 噢 ——，血脉偾张啊 被火焰吞噬的 你的十字架 你的十字架啊，

在狂人的 裙摆下啊 ——，履行 —— 共同的 激情与正义，

我欲 低鸣 吟 唱，大众的暴虐啊 撕裂了 我的 利剑，

教化的 道路啊 我脚下 唯一之路，令鸡犬 升天 有人 身败名裂，

传统的教化啊 驯化了 你们的 救赎，你们 渴望 如此 过活，

躺在那 四方的 坟墓里 噢，绝不去 眺望 你的 世界，

循着 它们的 脚 步，使它们 成为了 桎梏压迫 你们的人，

你的世界 噢 把抒情的 荷尔德林，啊 驱逐 ——

抒情的 诗人 总是 把那，无病呻吟 ——，啊 ——，

把 彻底哀伤 与 彻底亢奋，——，把 零下八十 与葬火从 乐园驱逐，

我的 理性 所造作之 一切啊，我手中的 钢琴键 所迸发的 旋律与和声，

让 生离死别 爱情回到 柴米油盐，—— 回归 我们的 生活，

我的音乐啊 ——，我的艺术的全部啊 ——，

——， 所有与 我们的现象 对应的 一切科学理论意义，

我的艺术的全部啊 ——，

那些规划了 相互行为 与代价的 法律道路，

我的艺术的全部啊 ——，

我们的诗歌 我们的音乐 ——，

我的艺术的全部啊 ——，

我们“在场”外的 一切至少 还有我们 与它争辩的神，

噢教父啊 请指引我 那炙热又 畏惧之路，——，

—— 恐惧，难道 让 我们 抛弃吗，

我把你抛弃 就如同 你的样貌一样 虚无，——。

——，快将毒酒 灌进那人 的胸膛啊。

缪斯（卡利俄帕）：

我的丈夫啊，我孩子的父亲，快喝下我手中的毒酒，去死吧——！你的任何宣讲都不及，你喝下它，来使我更加关心。

缪斯（赫莫克拉提斯）：（下方粗体为台下观众席缪斯合唱队）

啊 —— 怒吼 与狂吠噢，竟以为 就把 浪漫主义 贯彻，

热情啊 你终会 —— 消退，沉思如 香皂 把热情 成了泡泡，

自由的 哲学家啊 本着 人的本性，去追求啊 —— 那自由的生活，

艺术之神噢 请告诉我 什么是 美，人可 终其一生 始终 追寻，

它们说 音乐的 传承 与对抗，那是 作为 自我教化的 传承，

它们说 它是 —— 上帝，与历史 同住在 银河之上的 耶路撒冷，

——，以及 作为 自身个性的 对抗，

可谁 知道呢 ——，知道 这可 是谁的 主义，

谁知道呢 那究竟是 谁的 主义，是黑格尔的 还是 —— 克尔凯郭尔的，

魔鬼啊 盘旋于 空中 ——，在自由的 人们头上 监视 ——，

但至少 不会让 噪音 取代上帝，可我的 朋友们啊 狂女的时代 已然来临，

赤红色的 酒神啊你 狂犬病毒 的神，我们 把你 高高 举起来噢，

酒神的 信徒们的 民族狂热 ——，真正成就了 酒神的 伟大 复兴，

把墙上也 贴满我们 教授给你 训诫，自愿为奴的人 不需要 真的 皇帝，

它们试图 去谱写那 最为激荡 音乐噢，

我们会噢 创造出它 完成自己 被奴役，

抒情诗人 在下落的 舞台上疯狂 性爱噢，

皇帝们噢 按照我们 编入的程序 施以我们恐惧，

音乐此刻 —— 是全然的 闭塞，因为乐谱上 —— 空空 无字可余，

我们 渴望 燃烧的 十字架，我们 渴望 虚无的 深渊，

这是 你们的 伟大 复兴噢，你们的 烈火将 贝多芬的田园 烧成了灰烬，

而这 一切 的一切 ——，都将使我们 于是才可能在 与之的对抗中 生存，

这是 你们的 伟大 复兴噢，瞧啊 谁说历史 不是 苏格拉底，

我们的这 片大地上 噢 ——，啊我们这 自由人民 的世界里，

要么 就在 我的信徒的 书里，——，

我们 自愿为奴 ——，从来 不是 我们的 目的，

要么 就在 质疑者们的 书里，——，

没有 天空中的 —— 魔鬼 ，手中那把 为生存的 利剑该刺 向了哪里，

自由的 人民啊 谱写着 历史与永恒，——，

—— 恐惧，难道 让 我们 抛弃吗，

无论怎样 较我们的 新的时代 必须到来，——。

—— 要么，你死 要么 驱逐 去啊。

缪斯（卡利俄帕）：

我的丈夫啊，我孩子的父亲，快喝下我手中的毒酒，去死吧——！你的任何宣讲都不及，你喝下它，来使我更加关心。我头上的月亮啊，与莎乐美的一般亮光，空中的魔鬼啊，你手中的镰刀，究竟在割破谁的胸膛？！

缪斯（赫莫克拉提斯）：（下方粗体为台下观众席缪斯合唱队）

噢 舞台之所现 ——，啊 这血肉之躯 ——，

取悦诸神 判断美丑 义与不义 谨慎适度，勇敢懦弱 周遭男女 是非 爱恨，

我这灵魂 ——，我这 灵魂 ——，

你的 理性 唯一 关照的，你的 审美 唯一 关照的，

那才是 我们真正 应当关心的 事情，语言噢 理性啊 直指我们 的灵魂，

—— 你理性的 最高目的，—— 你审美的 最高目的，

是克制 还是 —— 宣泄，是消弭 还是释放 灵魂中的 不好东西，

快告诉 我们 ——，那是 什么 那是 什么，

于我们的 头顶上 振翅的 魔鬼啊，你想收割的 不是 我们的 肉身，

—— 你一定 已经 探寻，你 必会 探寻 得到，

而是 —— 我们的 灵魂，噢我的 灵魂啊 ——，

那 是 什 么，究竟 什么 是 美，

我的理性 唯一 关照的 东西，

究竟 什么 —— 最美呢，

非是 依凭 你们的 上帝，而是靠着 自己的 理性的 审美，

你的理性 唯一 关照的 东西，—— 赫莫克拉提斯 是你 自己，

美是 什么 ——，究竟什么 最美 ——，

你的审美 它的 最高的 目的，—— 是美，

这奏响的 音符噢 ——，这生命的 气息啊 ——，

—— 啊 难道说，—— 真是 不可思议，

划破了 最空洞的 夜的 孤寂，振翅的 魔鬼 也要 远离，

阿波罗的 箴言 就要 应验，答案 就是 你 自己，

—— 瞧啊 我见着了， —— 一束光 穿透了 它的胸膛，

你的 舞台 正被自己 照亮，而你 却 浑然 不知，

落在这里 我的审美的 舞台的 中央，

搭救之路 就在 自己 脚下，

—— 究竟 什么 最美，

我 就是 唯一的 答案，

—— 啊 我的灵魂，—— 缪斯 我，

—— 究竟 什么 是美，—— 究竟 什么 最美，

赫莫克拉提斯 以及 我的全世界噢 ——！

—— 啊 我的灵魂！

[缪斯喝下毒酒。缪斯侧过身。]

缪斯（卡利俄帕）：

如我所愿！我完成了我的使命！最后一块“毒妇”拼图，我把它雕琢并镶嵌在了我的身上。自此，唯一能对抗独夫暴君的民智将遁入黑暗，使民主沦为了多数人的暴政，你们不再反抗，而是疯狂的个人崇拜，使你们再不配享用资本的盛宴！你们应当被奴役，你们也应当贫穷，这是你们自己的选择！而我，同你们一样，我们都是罪人，但区别在于，我能明辨是非，知道自己的行径十恶不赦，因为我知道，我的丈夫，我的爱人阿波罗，没有罪！我也知道，唯一可能，阻止那一国人民之权力变成独裁者的从而终结民主制度的，是民智，换言之，民智的退进，直接决定了帝制还是民主共和！这令人愤恨的审判啊！

这令人愤恨的审判——所有人都憎恨这一个人，这憎恨不是肇始于理性的后果，而是出自它们纯粹情绪的冲动，它们憎恨它：可能因为它不是一个，愿意同它们一样忠实于狂热的人，也可能是因为它公开发表了一些反对平均主义与劫富济贫，再或许它的个人生活中还夹着一定的混乱与不合时宜，于是它们宣布了它应当去死，或是共同发声支持刺杀了它的罪犯，它们认定它死不足惜，无论是借着它们的道德、它们的“多数人的暴政”、还是它们所谓的正义之名，并且也不对此怀有一丝质疑。于是它就这样，在这个疯狂的时代，成为了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而它的女人将因为它们的反理性所达成的一致而失去丈夫，它的孩子将因为它们的这场多数人的暴政而失去父亲！

这令人愤恨的审判啊！可我如今也不得不逼死它——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报复！教你们毁灭！它死，你们就完了！就让你们作茧自缚吧，让这个国家，永远被你们自己，困在永恒的黑暗之中，你们的文明也将到此为止。光明将从你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从你们的人性中被驱逐，虚无将降临你们，使你们的土地，不再萌芽出一片希望——你们，将为你们的愚昧，付出代价！这才是正义！而我也将，为这个国家将彻底走向自我毁灭，而感到满足！这就是自我的真实！

[缪斯看向观众席。]

缪斯（卡利俄帕）：（下方粗体为赫莫克拉提斯唱词）

燃烧吧 你们的 怒火就在 这里，这刑场上 —— 燃烧，

救赎 之道 必要被 遗忘，我便是 为此 而来 ——，

你的演讲 不能使 掉落的秋叶 嫩绿，

唯一的回答是毁灭，即使 新生 也重蹈 覆辙，

而你 相信的 我全然 不信，就让 神圣 降临 这世间吧，

让苦难 决定 它们的 意志，让恐惧 浸没 它们的 基因，

让战争 摧毁 这片 土地，

让它们的 血肉 ——，满足 野犬的 饥肠 ——，

让它们 自受 苦难 ——，这是 抉择的 宿命 ——。

闭上眼吧 我的爱人 我的 夫君，让这 火山般的 熔岩 将所有人，
这才是 你的 目的 ——，你的 血液里 住着 一个暴君，

将所有人 融化成 黑夜 ——，看它们 跳下 深渊 ——，
—— 借着 我的 受刑，又点燃了 几乎 消弭的 火星，

看它们与 塔尔塔洛斯 合为 一体，才好平息 我这 无尽的 愤恨，

你一心 最终毁灭 怕不是 愚昧，—— 而是希望，

好教我的 愤恨同它们 一并 化为乌有，

—— 你正在 缔造 悲剧，

[缪斯侧过身，喝下剩余的毒药。]

你的愤恨 吞噬了 你所有的 希望，就像 一个 全盲 者，

可它 是那么 短暂 ——，因为 人的 生命 总是有限，

正 因着 时间的 稀缺，生命 才 格外 有意义，

繁衍 才不致 医学进步 沦为虚无，使阅读 理解 享受生活 饱含热情，

正因 知道死亡 终临 每一个人，才教会了 人类 去追求 永恒，

我的 爱人噢 ——，我的 卡利俄帕 ——，

我的 爱人噢 ——，我的 阿波罗 ——，

你我 —— 终成历史，——，

你我 —— 终成历史，——，——，

今已至 离别之时 ——，我去死 ——，你们 活 ——，

今已至 离别之时 ——，旧的一页 翻离 平息 自然。

旧的一页 自会 翻离 平息，因为新的 必会 —— 出现。

缪斯（卡利俄帕）：（虚弱）

我对我这个时代的女性观——深恶痛绝，不得不裹上小脚，披上漆黑色长衫，对所有男人都

卑躬屈膝，以助它们找回了那脆弱到极点的自尊心，才配称得上女人的德性。男人们和女人们要我，像羊一样谦卑恭驯，但我是人——不是那活该被宰杀吃掉的畜生！所以！我要反抗……不，我绝不妥协！否则生下我的父母啊，你们就是我的“穷凶极恶”！所以我崇拜你——美狄亚，我渴望成为你：我“应该”同你一样，去寻得了一条毒计，好教这个国家灭亡，将黑暗的、愚昧的深渊带到这片土地，把邻国的钢铁般的野兽们！引来这里——这，我的家乡！可我，终究无法！……我……不能！这就是自我的理想化！

唉……我不会看到，你说的那幅新的画卷，毒酒在我血管中流淌。……噢！快听呐——空气中浸淫着黑白键的音色，演奏着我从未听见过的旋律……

缪斯（赫莫克拉提斯）：

那就让我与你，把诗合唱——

全部的人类

　　的灵魂呐——自我噢，缪斯噢，

于是我们的世界——在开放性中

　　相互交织，相互肯定，

是生活在了共同交织的世界中噢，

瞧见了（我们）共同交织的——人类世界，

　　与所有的我，

每一个自我，

因着人的生存与繁衍，

　　绵长的钢琴琴键上——

　　如今正被叩响的：所有的我！

　　未来将可能被叩响的，所有的我，

　　已经结束的，也不会再被重复，[12]

那自我啊，

　　或者说缪斯，也或者说音乐，

　　永远不可能停止——

[12] 反个人轮回。个人轮回或导致人们过度关切个人来世问题，而物化当下活生生的他人，忽略了人类横向的自我生存。另外，这种反个人轮回不是轮回的断绝，而是超越时空的自我全体轮回。

缪斯（赫莫克拉提斯）：

我是赫莫克拉提斯。我是苏格拉底！